

七

18
214
7



18
214
7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第七冊

時
報
報

光緒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時務報第七冊目錄

論學校二變法通議三之一 科舉

西書提要農學總叙

新會梁啟超撰
新會梁啟超撰

恭錄 諭旨

總署議覆李侍郎推廣學校摺

陳侍御壁請整頓船政摺

印稅條議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中國度支論

論中勝俄之謠言 論上海商務公所派人晉京面稟要公 中

日英三國在朝鮮貿易情形論

英國下議院論土亂及英國應如何辦法續第

勃洛格司彗星

除蠅虱法 英國尸口 救生新法 英包探勘盜密約案續第

路透社電音

桐鄉張坤德譯

法文報譯

宛平郭家驥譯

武官論礮彈 巡捕新制

東文報譯

賴蘇古城貞吉譯

論西伯利亞水利 論中國再興海軍之得失

太平洋電綫論 歐洲造船情

形 西報論英政府

俄國首相逝世 古巴島述畧續第 古巴驍將戰沒

日本 苦利島改新案

磁石變動與地震相關 桑皮製棉公司 意國需煤於日

華盛頓傳 續第六册

遵義黎汝謙舊譯

倫敦鐵路公司章程 續第六册

番禺楊廷鏗舊譯

論學校二變法通議三之一 科舉

新會梁啟超撰

科舉敝政乎。科舉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譏之。讓世卿。所以立科舉也。世卿之敝。世家之子。不必讀書。不必知學。雖駘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則求讀書。求知學者。必少。如是故上無才。齊民之裔。雖復讀書。雖復知學。而格於品第。未從得官。則求讀書。求知學者。亦少。如是故下無才。上下無才。國之大患也。科舉立。斯二敝革矣。故世卿為據亂世之政。科舉為升平世之政。

古者科舉。皆出學校。學校制廢。而科舉始敝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州長黨正。遂師鄉大夫。皆其地之教師也。掌其地之教令。王制所記。有秀士。選士。俊士。進士之號。當其為秀士也。家黨術鄉教之。國語齊桓公內正之法。正月之朔。鄉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是謂蔽賢。其罪五。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退而修教於其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啟超案。屬鄉。卒。當其為選士也。司徒教之。當其為俊士也。大樂正教之。故升秀士於司徒者。鄉大夫也。尚書大傳。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餘子皆入學。啟超案。古者鄉官。皆以其鄉人。升選士於學者。司徒也。升俊士於司馬。為之。然則鄉大夫者。皆老於其鄉之大夫也。

道藝孰高孰下。孰賢孰不肖。固已熟察之而飭知之。及大比之日。書其賢者與其能者。蓋教之有素。非漫然決優劣於一二日之間而已。自漢以後。得天下者。皆於馬上。庠序之事未遑。京師大學。猶且議數十年不能定。郡國之間。尤無聞焉。故雖有鄉舉里選之名。而於古人良法美意。殆稍稍漸滅矣。是以天子不能教士。而惟立一榮途。為之標準。以誘厲之。天下之士趨焉。班孟堅所謂祿利之路然矣。於其時也。或有碩儒巨子。出乎其闕。代司徒樂正之權。行學校之事。綴學小生。羣焉萃焉。稟而受之。至其人才盛衰。則恆視國家所立之標準。或善或不善。以為為差。雖然。取士之與教士。既分其途。則雖其所立標準。極盡善美。而於得人。抑已難矣。故兩漢辟舉之法。其流弊乃至變為九品中正。蓋學校不立。有司未嘗有人才之責。一旦以考校賓興之事。而受成於渺不相屬之刺史守相。其安從知之。而安從舉之。是以不考實行。專探虛望。末流所屆。乃至寒門貴族。劃若鴻溝。鄉舉里選之敝。極於時矣。隋唐以後。制科代興。慮郡國之不實。乃悉貢京師。以一其權。慮牧守之徇私。乃專出侍臣以承其乏。夫郡國之疏濬。已遜於塾序。而京師又加甚焉。牧守之闕隔。已異於學官。而內臣又加甚焉。舉一切耳目。而寄之於虛空無薄之區。於孔子舉爾所知之義。其悖謬為何如矣。其疏濬而闕隔。既已如是。則非惟實行無可見。即虛望亦無可聞。於是其所立以為

標準者。不得不在雕蟲之技。兔園之業。狗曲之學。蛙鳴之文。上以鼓下。下以應上。又詔兄勉。友習師傳。雖有道藝。非由此進。不為榮。雖有豪傑。非由此道。不能進。盡數十寒暑。疲精敝神。以從事於此間。而得與不得。尚在不可知之數。故二代之盛。天下之士。無一人不能自成其才。而國家不可勝用。兩漢之間。士民之失教。而自棄者。蓋有之矣。苟其才學可備世用。則無不可以自達。降及後世。豈惟不教。又從而錮蔽之。豈惟不用。又從而摧殘之。嗚呼。其所餘能幾何哉。故科舉合於學校。則人才盛。科舉離於學校。則人才衰。有科舉。無學校。則人才亡。

科舉學校。既已分矣。則其所立標準。出於多途者。其才稍盛。出於一途者。其才益衰。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故漢代以孝廉為常科。而其餘有所謂賢良方正者。直言極諫者。多不具徵。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元光文學高第者。有行義者。茂才異倫者。不具徵。具可充博士位者。陽朔勇猛知兵法者。元延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不具徵。元明兵法有大慮者。建平治獄平者。元始通天文。麻算鍾律。方術本草者。元始而承年。相辟掾。亦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光祿茂才。亦有四行。淳厚質樸。刺史移名。亦有三等。一明經。二明其取之也。或特詔徵。或特科試。或二府辟。或公車召。或公卿郡國舉。或遣持節察上。或上

書待詔或博士弟子射策或以技藝為郎漢書衛或仕郡為曹掾從事其科目與出

身之多如此故天下之士皆能因其性之所近而各成其學學苟成矣則徵辟察舉

交至未有不能自見者也故天下人人皆有有用之器而國家不至以乏才為患唐因

隋制設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明字六曰明算又有史

科開元禮道舉童子學究等科其制科之名則多至百數見於困學紀聞雖不免猥

濫而一時賢俊如姚崇之下筆成章張九齡之道侔伊呂者往往出焉宋初繼軌亦

有九經五經三史三禮二傳通禮初沿唐制試開元禮至開寶六年開法明醫

科宋史醫學初隸太常寺元豐間始置提舉判局以教之日方脈科鍼等科夫

明經有科則士知守其教矣行義有科則人篤於行矣治劇有科則有司知盡心於

民事矣明律治獄有科則政刑平矣兵法有科則多折衝之才矣開元禮通禮有科

則士習於本朝掌故矣學究有科則可以為人師矣技藝明算有科則制器前民矣

明醫有科則人壽矣此諸科者今西方之國莫不有之若驟以語守舊之徒則將吐

而棄之曰彝也彝也而不知皆吾中國所嘗行之者也惜乎徒懸其名未廣其用其

所偏重乃專在進士一科遂令天下學子雖有絕學高志不能不降心俯首以肆力

於詩賦帖括之業而通人碩儒蹉跎不第若韓愈劉蕡者猶不可數計馴至廉恥道

喪請謁若固關節還往溫卷求知等名習焉不以為怪榮途之狹人才之少風俗之

壞蓋自千數百年以來矣

宋熙甯間議建學校變貢舉罷詩賦問大義此三代以下一大舉動也惜荆公以無

助而敗後人廢其學校之閱議而沿其經義之偏制謬種流傳遺毒遂日甚一日天

下任舉一事必有本末荆公之議與學本也變科末也本既不行徒用其末不成片

段安得不徹荆公經義取士未敢謂為善制而合科舉於學校則千古之偉論也當

時舊執政之黨嘖嘖爭辯全屬意見之言其傳誦後世最近理而亂真者蘇文忠公

一疏也向嘗刺其紕謬而條辨之今畧錄於下當今之世其猶有援此等迂謬之論

以相駁詰者可以此折之矣蘇氏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

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用

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

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梁啟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

之士其才學之可任與否一望而盡得之雖堯湯皋禹吾知其不能矣則必寄耳目

於公卿公卿寄之牧守牧守寄之令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民之才智與其學

行焉從而知之則非由學校不為功也但言責實不言更新此固守舊家之常談也

試問國家之取人非所以共政事乎政事之才不足而設學校以養之固其宜也今

乃以詩賦帖括之濫劣冒其名而充其數則誰為實而誰為虛矣胥吏隸未嘗無

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為之學校之功也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者自其入學

之始則務為阿世無用之學一旦得志安望其能匡時哉此無學校之敝也吾以為

蘇氏而不知此義則已苟其知之則當推求其所以然之故而罷然於學校之興刻

不容緩而尚暇為駁議耶蘇氏曰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

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梁啟超曰道有可與民變革者有不可與民變革者學

而優則仕學而後入政此不可與民變革者也人民社稷何必讀書此孔子深惡痛

絕之言而蘇氏乃撫拾之何為也且所謂其選舉亦必有道者道果何若矣強聖人

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
 紛。其於慶歷之際。何異梁啟超曰。凡持議者。但當論其事。之不是不當論其事之
 成。不成。學而不當。立雖慶歷。規模已定。猶當廢之。苟其當立。前事何害。且慶歷之
 存。空名。正坐朝廷不能責實之弊。蘇氏何不申其責實之說。議續舊緒。顧乃因噎廢
 食也。夫人才者。國民之本。學校者。人才之興。學所以安國。而長民也。欲成大功。不
 見小利。雖稍勞費。將焉避之。且有司供給之需。兵饑饋之用。每歲節其一。二。可以
 興學。而有餘矣。不彼之爭。而斤斤然阻撓。安國長民之舉。果何心也。范蔚宗推原漢
 法。且謂傾而未顛。抑而未墜。出於黨錮。諸賢心力之為。游士果何負於人國乎。先王
 之教。其民若誨。其子弟故。既有選秀之升。而亦有不帥教之罰。上下一體。痛切相
 此。太平之所由也。後世去古既遠。不明先王之意。徒據今日之敝。政以繩古。制宜其
 以為笑矣。蘇氏曰。夫欲興德行。在君人者。脩身以格致。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
 名。以取之。則非教天下相率而為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
 人。則傲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梁啟超
 曰。科名之不足。以得賢才。固也。蓋其本原。必在學校也。若修身。格致。物之說。乃俗儒迂
 焉。雖云偽也。其視唐之進士。懷溫卷趨拜馬。下者何如矣。自魏武下令。再三求負汗
 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此後廉恥道喪。播其流風。極於
 五季。其視割股廬墓。惡衣菲食。而為偽者。又何如矣。蘇氏本以氣節自任。今乃以意
 見之。故而發為此言。真非吾之所敢聞也。蘇氏曰。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
 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梁啟超曰。吾聞大易之義。幹父之蠱。謂之吉。裕父
 之蠱。謂之吝。今既謂為無用。則當更求其所謂有用者。以匡厥不逮。今乃悉舉而歸
 罪於祖宗。以為制度雖壞。吾不任其咎。此豈仁人孝子所忍言哉。且祖宗之法。非祖
 宗所自創也。因前代之敝。而已前代又因其前代之敝。而已推而上之。以至於古人
 立法之始。則其法固未嘗如是也。歷代相沿。不思振刷。遂漸流變。遂成今日。然則所
 謂法者。不過成於法。固未嘗庸臣之手。而非祖宗之意。以為不如是。不可為治也。今樂於
 師庸臣。而憚於法。先王此太平之道。所以千歲而不一遇也。自漢迄今。取士之法。已
 不知幾易。今乃謂不閱數百載。背元涉明。爾靡疲敝。迄於今世。揣摩腔調。言類俳優。
 點名對簿。若待囚虜。擔簦纍纍。狀等乞匄。搜索挾書。視同穿窬。糊名摸索。乃似賭博。

歸本重書。若選鈔胥。夫國家之取士。取其才也。取其學也。取其行也。今以俳優鈔胥
 畜之。以囚虜乞匄穿窬賭博視之。欲士之自愛。欲國家之能受其用。何可得也。王介
 甫曰。古者取士也。寬其用之也。嚴今取士也。嚴其用之也。寬吾請為一說。曰。古者試
 士之具。嚴其為途也。寬今試士之具。寬其為途也。嚴今之所以進退天下者。八股之
 文。八韻之詩。雖使伊呂管樂操觚為之。必無以遠過於金陳章羅。而曲士陋儒。剽竊
 模倣。亦未嘗不可能之而有餘也。故不必論其立法之善否。但使能如其法。中其程
 式者。而後取之。就其所取之人。以為比例。則舉人之可以及第。諸生之可以得解者。
 皆當數千人矣。而進士之額。每科不過數百。舉人之額。每省不過數十。則其餘數千
 人之見擯黜者。安知無伊呂管樂之才。而所取之數百數十。安得無曲士陋儒。以濫
 竽於其間也。昔人論科舉之弊不一。而以探籌之喻為最當。所謂非科舉之能得人
 才。而奇才異能之人。之能得科舉。斯固然矣。然奇才異能者。固能得之。闕冗汗下者。
 亦能得之。則將何擇也。今夫挾千金以求力士。號於眾曰。有能舉千鈞者。致千金。則強
 有力之人立見矣。號於眾曰。有能勝匹雛者。致百金。則所懷之金。頃刻而盡。而賁獲
 之才。未必能致也。今之為說者。每以科第猥濫。欲裁中額。以清其途。不知由今之道。
 無變今之法。雖進士之額。裁至數十。舉人之額。裁至數人。而猥濫如故也。徒使懷才

之徒。嶽奇抑鬱。不能自達。駸駸白首。才氣銷磨。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吾蓋見夫綴學之子。當其少年氣盛。未嘗不欲博通古今。經營天下。其意若曰。吾姑降心於帖括之學。俟得一第。可以娛父母。畜妻子。然後從事於吾之所欲學而已。當其應童子試也。縣試數場。經月始畢。又逾月而試之府。府試數場。經月始畢。又逾月而試之院。三試竣事。一年去其半矣。既以半年之力。廢學以就試。一經黜落。則窮愁感歎。不能讀書。而頽然以自放者。又復數月。感歎既已。而縣試又至矣。試不一試。年不一年。即幸而入學。而諸生得解之難。其情形猶是也。舉子得第之難。其情形猶是也。詞館得差之難。其情形亦猶是也。試事無窮已之日。即學子無休暇之時。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而向之所謂博通古今。經營四方者。終未嘗獲一從事也。若夫瑰璋之士。志氣不衰。衝決羅網。自成其志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人哉。然其中材以下。汨沒此間。而不能救者。何可勝道。況此一二人者。苟非為科舉所困。而移其衝決羅網之力量。以從事於他端。則其成就。又當何如也。故學校之盛。中人亦進為上材。科舉之衰。有志亦成。為無用。其差數之相去。如此其遠也。

此稿未完

西書提要農學總敘

新會梁啟超撰

論者謂中國以農立國。泰西以商立國。非也。歐洲每年民產進項。共得二萬一千二百二十兆兩。而農田所值。居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兆兩。商務所值。僅一千一百二十兆兩。然則歐洲商務雖盛。其利不過農政十分之一耳。稼植之富。美國為最。每十方里所產。可養人二百。而化學家以為能盡地力。每十方里所產。可養人至一萬六千。較美國今日所產。增十餘倍。而美國所產。較歐洲尚增一倍有餘。然則今日歐洲農政。直萌芽之萌芽耳。中國農政。又遠在歐洲後。如三十四與十二之比例。西人謂設以歐洲尋常農學之法。所產。推之中國。每縣每年。可增銀七十五萬。推而至一省十八省。當何如耶。推而至十年百年。又當何如耶。況中國去赤道近。日熱厚。雨澤足。同用一法。所獲又可加豐於歐洲。若推而極於盡地力之法。又當何如耶。故中國患不務農耳。果能務農。豈憂貧哉。今之譚治國者。多言強而寡言富。即言富國者。亦多言商而寡言農。舍本而圖末。無惑乎日即於貧。日即於弱也。西人言農學者。國家有農政院。民間有農學會。農家之言。汗牛充棟。中國悉無譯本。祇有農學新法一書。不及三千言。本不能自為一部。今特立此門。采格致彙編中。與農學比附者。益之。以明此事為切要之舉。以俟後之君子。續譯鉅編。俾良然成帙焉。

諭旨恭錄

庚子年

五

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巡視東城御史連陞等奏遵保拿獲迭次夥劫盜犯出力之司坊紳董懇恩獎勵開單呈覽一摺著吏部議奏單併發欽此○八月初二日奉 硃筆稽察廂白旗漢軍旗務著桂斌去欽此○同日奉 硃筆繼恒著掌京畿道事務欽此○初三日奉 上諭郡王銜貝勒載澄之第二子著命名溥儒欽此○初五日奉 旨太常寺典簿著謝汝梅補授四川保甯府知府著邵世恩補授四川奉節縣知縣著胡永榮補授安徽銅陵縣知縣著劉佐宸補授湖南龍山縣知縣著朱伯壘補授山東東阿縣知縣著李光華補授陝西定邊縣知縣著劉林立補授陝西清澗縣知縣著唐濟濬補授俸滿前廣西武宣縣訓導陽國楷截取舉人洪熙元俱著以教職用工部筆帖式著顯聰補授理藩院筆帖式著繼昌補授廕生銓林著以文職用截取戶部郎中陳熾內閣中書雷在夏俱著照例用俸滿北城兵馬司吏目王夢淮著照例升用明保直隸候補道劉盛瓊著以道員仍發直隸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保舉直隸候補知縣彭庚孫山東候補知縣乙沛恩江西候補知縣徐銘新俱著照例用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著劉家模補授所遺主事員缺著閻萃峯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鄭思贊奏捐復舉人有關名器請飭核議並請停止報捐

舉人及推廣道府捐章各摺片著戶部議奏欽此○初七日奉 上諭依克唐阿等奏查明 福陵 昭陵應修各工情形較重請擇吉興修一摺着欽天監於本年八月內選擇吉期行知依克唐阿等遵照敬謹興修以昭慎重餘着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初九日奉 硃筆三德補授大理寺少卿欽此○同日奉 硃筆徐承煜補授太常寺卿欽此○初十日奉 上諭浙江湖州府知府員缺著志觀補授欽此○十三日奉 上諭前據依克唐阿奏參東邊道張錫鑾把持稅務當經降旨將張錫鑾開缺交依克唐阿嚴行查辦茲據查明前參各節詳細覆陳請旨懲治等語張錫鑾著交部議處欽此○十四日奉 旨蘇州織造仍著莊健接管欽此○十五日奉 上諭胡聘之奏總兵袁庸貪鄙執法營私據實糾參一摺山西署大同鎮總兵沈玉貴所募馬隊多方剋扣侵吞入己且有賄賈差缺情事現當整飭營伍之際自應從嚴究辦以儆效尤著大同鎮總兵沈玉貴著卽行革職並將剋扣各款嚴行追繳所有通同行賄之殺虎口都司王丕緒擬補潞安協都司陳紹虞候補都司陳紹輅試用府經歷賈象謙著一併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黃均隆奏參江甯藩司瑞璋貪黷各款當經諭令趙舒翹確查具奏茲據查明覆奏瑞璋被參貪黷各款查無實據惟於其子及幕友家丁均屬

寺務長

六

不能約束著交部議處伊子安徽候補道文弼任意冶遊有玷官箴著卽行革職知府用指分山東直隸州知州潘文超入幕多年聲名惡劣著革職永不叙用並驅逐回籍不准在江甯逗留調署秦興縣本任碭山縣知縣陳守卓巧於營謀致滋物議著開缺另補現署邳州事候補知縣宗美人極庸愚難膺民社著以府經歷縣丞降補著興化縣知縣俞熙雖無實在劣跡仍著調省查看道員穆克登阿查無迎合分肥及行賄求援情事均著毋庸置議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十七日奉硃筆闊普通武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欽此○同日奉硃筆曠瑋藻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錫蕃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欽此

總署議覆李侍郎推廣學校摺

奏爲遵旨議奏事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軍機處鈔交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以勵人才一摺本日奉 上諭著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該侍郎原奏所陳各節大抵以時事多艱人才凋乏朝廷之旁求雖切薦剡之奇杰罕聞因推原於立學之方育才之術漸以樹風聲而開趨向淺學擴其聞見通才益便精研其在於今誠爲切要綜觀環球各國二十年來莫不以興教勸學爲安內攘外之基崇學者積治以富強虛偽者積衰以貧弱事如操券成效炳然則今日廣勵學官誠屬自強本計惟是施行宜爲之次第條理必致極精詳近日風氣大開士崇新學詞林郎署願就同文館肄業者頗不乏人外間各省書院亦多有斟酌時宜於肄業經古以外增加算學製造諸課者臣衙門於去年十二月議覆御史陳其璋推廣學堂奏內請旨飭下沿江沿海將軍督撫於已設學堂者量爲展拓未設學堂者擇要仿行聽令官紳集貲奏明辦理亦即該侍郎所謂推廣學校勵人才而資禦侮之意業經奉旨通行各省遵辦在案如內地各府縣紳耆聞風嚮慕自可由督撫酌擬辦法或就原有書院量加程課或另建書院肄習專門果使業有可觀二年後由督撫奏明該衙門再行議定章程請旨考試錄用以昭激勸其藏書樓儀器院譯書館三節均可於新立學堂中兼舉並行西人報例有專談時務者有專談藝學者時務之報譯者尚多藝學之報譯者寥寥而爲用甚廣亦不妨令學堂中選擇譯之以收知新之助凡此皆朝廷所樂爲鼓舞惟在地方官之勸導有方而興學校以嘉惠士林要仍視人士之樂於向學若地方自安僻固無意講求雖加提唱固亦無益也該侍郎所請選派游歷一節與臣衙門奏派同文館學生出洋學習所議章程大意略同游歷誠多多益善而過多亦慮經費之難支應請嗣後游歷諸學生由學堂選派者卽由學堂籌給資斧由商局選派者卽由商局籌給資斧出洋時仍由督

撫給與文憑。到洋後仍由出使大臣一體照料。推廣之中。仍存限制。庶幾事無窒礙。可以經久常行。以上各節。均係就臣衙門奏定成案。量與擴充。如蒙 俞允。恭候 命下。卽由 臣衙門通行各省。責令實力奉行。以期得收實效。至該侍郎所請於 京師建設大學堂。係爲擴充官書局起見。應請 旨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籌辦理。所有 臣衙門遵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陳侍御壁請整頓船政摺

奏爲船政整頓伊始。敬陳管見。以備 采擇。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前奏請另簡專員。規復船政。仰蒙 聖明洞鑒。近日敬聞 命福州將軍裕祿兼充船政大臣。朝廷知人善任。以權稅之官。兼將作之選。工程款項。並責諸裕祿。觀成可指日待矣。然 臣有不能已於言者。泰西以水師爲命源。水師以船政爲根本。外國幅員不及中國。二三行省。製造之廠林立。養廠養船之費。君臣上下。並力任之。中國沿海萬餘里。所占海面最廣。左宗棠沈葆楨議創福建船政。實海防第一要著。自由德國購鎮遠定遠數船歸後。侵蝕虛冒。無有發其覆者。且照例有異常勞績保案。將校無塞旗斬將之功。坐致專閫。委員無經商服賈之勞。立成巨富。蠅營狗苟。傾軋成風。勢不詆毀。船政使師船盡出於購買。不止也。豈知船政所製之寰泰鏡清開濟。較南洋之南琛南瑞爲優。已見諸劉坤一之奏。船政新製之平遠鋼甲。較北洋定購之致靖經來。式不甚遠。費且大減。大東溝之役。並駕齊驅。屢受巨彈。船身並未損裂。謂自製之船。不足任戰。豈平情之論哉。今 朝廷以船政委裕祿。若以裕祿爲 國勳舊。休戚相關。必能任怨任勞。力顧大局。然使以籌款專責將軍。而戶部總理衙門。便可不問。則海關一出一入。各有指撥。卽使按月五萬舊案。掃解於製造鐵甲。一年一船之用。猶恐不敷。況其力顧京餉。及新派洋款。考成解數。斷不能足。則船政屬之將軍。與屬之總督。何以異乎。沈葆楨在船政前後十年。廉以持己。嚴以率屬。取廠中一草一木者。立案軍法。令行禁止。其取材多用士人。成效必獲信賞。人無異念。咸有競心。臣居同里閭。實親見之。亦中外所備聞。而無異詞者也。蓋以船政關係重大。非他省機器等局可比。不以軍法從事。則整齊畫一之規模不立。不多用士人。則官場習氣。刪除不淨。老成規畫。用意至爲深遠。自英將琅威理回國。北洋海軍之操演虛。自出洋局之監督撤。船政學生之肄業廢。工用蕩落。消息阻絕。解款日蹙。成船日稀。良可惜也。夫上海製造局。以道員管理。每年造炮數尊。江海關二成洋稅。按月劃濟。歲約百萬。船政以專派大員。責成製造師船。解款又不及十之二三。無米爲炊。在事雖銳意翻新。其可得耶。應請 飭戶部及總理衙門。於三五年之間。每年籌的款二百萬兩。交船政

大臣爲製船開礦之用。並由總理衙門照會德國外部。由該國國家代中國精選洋
總監工一員。洋匠數員。礦師兩三員。立定合同來華。交裕祿委用。限定每年成船若
干。得礦若干。卽以此爲船政大臣之考成。數年之後。成船可敷海軍之用。礦產可濟
船工之窮。縱使一時無可籌劃。多借洋款。一氣呵成。未爲失算。裕祿任安徽巡撫。湖
廣總督。甚有政聲。將軍衙門旗務極簡。且有副都統同城。足以助理。所管海關各口。
多在沿海一帶。船政離省水程五十里。往返不便。前此督臣兼管。每月蒞工僅一二
次。駐工之員。奔走稟承。尤多曠職。則此次裕祿之兼辦船政。非移駐署中親督。率不
可。甲申之役。穆圖善出駐長門。敵船恐塞出路。不敢登陸。以迫船廠。是其明證。閩省
海口。重山疊嶂。波流紆折。若兩岸砲臺得力。水陸控制得地。敵船斷難飛越。船廠既
屬深藏。新成之羅星塔船塢。尤占形便。一切新式鐵甲。出入俱屬相宜。儘可自製。是
爲船政計。將軍應專駐船政。爲控制海防。稽稅務計。將軍亦應移駐船政也。抑臣更
有請者。船政員紳。薪水本不甚優。雖屬在官。無異寒士。而海關處脂膏之地。在事員
役。積習相沿。由來已久。雖將軍正己率屬。一時亦驟難轉移。應請 飭下該大臣查
照舊案。遴選官紳士人。分執其事。勿得參用海關員役。致壞風氣。所有督催工程。驗
收料物。支發款項。稽查工課。皆按開廠初年成法。而加密焉。在事官紳人等。濫竽

者革逐。舞弊者治罪。弁役盜竊官物者。立時以軍法從事。俾人心知儆。耳目一新。將
軍任滿之日。應如何 特加委任。使奏全功。則 朝廷自有權衡。非微臣所敢妄擬。
總之以船政責成裕祿者。爲 朝廷破格用人之異數。不得視爲將軍照例應得之
兼差。籌船政款項。爲中外臣工之公職。非裕祿一人之私責。則船政幸甚。大局幸甚。
臣爲海防根本起見。理合具摺。瀝陳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印稅條議

江蘇補用道程儀洛謹擬仿行印稅條議恭呈鈞鑒

印稅卽暗稅。最便於民。而所收至廣。其法令民間各項生意。凡有帳單者。皆須計其
錢數。照貼印花。其稅至輕。而罰至重。設有入肆買布一疋。其值三元。則布店必開
一帳單。交與買主。其單上應貼印花數釐。或至一分。如不貼被發。布店應受罰六元。
他皆仿此。至於契券租約各種。未貼印花者。皆爲漏私。除應罰外。遇有詞訟。官不爲
理。蓋此稅常出買主。如民間之有潤錢也。至買賣在二元以下者。不收。宜俟出使各
國大臣。將各該國所用印花。詳考用法。貼說進呈。畧仿其輕重之等。自數釐以至數
兩。酌立定章。其印以銅鏤。文極精。宜向西國定刻。大抵於貨之易售者。收稅稍重。將
其章程。先行布示天下。然後定於某月一律開辦。直省州縣。普設稅局。或附於銀行。

或寄於鋪戶皆可。城鎮鋪戶每月計其賣出若干。所領印花於月終統計數目。報明稅局。再行續領。運貨轉銷者。則於報關時。貼印花於貨單。經行所過。驗明放行。初行之始。不妨疎闊。民覺其便。自將爭趨。查印稅約有十便。此項印紙。常寄售於鎮市鋪戶。他國多有紙店發售。需用者隨處可買。無留難之苦。其便一。印紙中具刻錢數。一目瞭然。絕無蒙混之弊。其便二。由戶部設印紙總局。各省普設分局。其印紙悉頒自戶部。應收稅款。戶部即按頒出之數核收。毫無侵蝕之患。其便三。各省分局。除設員按時稽查各鋪戶帳簿之外。別無檢核騷擾之端。其便四。嚴立章程之後。聽人自行貼用。無督責催促之事。其便五。商賈常購印紙以備用。其稅課皆先入官。無徵求勒索之病。其便六。一切契據。無印紙者。遇有訟事。官不為理。則人皆不肯吝小費以貽後患。其便七。貨財交易之事。必有一二人與其間。有受者同罰之例。有告者給賞之條。贖造印紙及所貼印紙不足稅額者。告發之人審實以罰金之半賞之。人又不肯惜微費以取重罰。其便八。常稅及釐金。皆在未賣貨之先。而此稅則在買賣既成之後。民尤樂從。其便九。外國人與華商交易者。華商亦貼印紙。謂之自完國稅。是外國人亦必暗納此稅。其便十。以上十便。皆各國通行之成效。今中國仿而行之。縱初行之始。風氣未開。微有窒礙。但使持以大信。久之必可相安。以視抽釐之弊。不可同年而語矣。

英文報譯

中國度支論

桐鄉張坤德譯

譯倫敦東方報西八月廿一日

李傅相此次來英。其主意在請英廷增加進口稅則。以濟急用。而裕國庫。中國所借洋款。共計三十八兆六十一萬鎊。約合華銀二百三十兆六十六萬兩。均以關稅為質。僅以息計。已歲需一兆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五鎊。約合華銀二百三十四萬一千六百三十兩。各關收款計銀二十一兆三十八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兩。約倍所需息銀之數。其尋常國用。除賑災荒。平內亂。治黃河意外之款各項外。計養旗兵。凡銀七兆兩。內務府經費一兆兩。又喀什噶爾。精奇里。甘肅。齊齊哈爾。滿洲。天津。雲南。及廣西等邊防各兵費五兆兩。另加黃河歲修二兆兩。共計十五兆兩。合二兆五十萬鎊。並不為多。所收釐金。足抵此款。釐局所入。實不止此數。約可三倍。至少亦倍之。惜盈餘悉入官員私囊。所謂釐捐。即內地各稅。最有碍於各國商務者也。地丁每年本可征收三十兆兩。但因旱災水荒。豁免外。據官所報。歲入至多二十兆兩。此項地丁。官員多征至五倍十倍不等。曾經侍御屢奏上聞。西人遊歷各省者。探聽此事。僉謂所奏屬實。多征之數。為各省政府所侵蝕。由於養廉之薄。又為僕隸衙役所剝削。由於薪工之微所致耳。

寺務長七

十

鹽課入款比釐金尤巨。幾與地丁相埒。其弊亦較釐金地丁爲尤深。所收之款。侵蝕更甚。解入國庫者。不過十兆兩。蓋僅實收之數成耳。其餘巨款。又爲辦鹽務上下人等。私肥已囊矣。前項鹽課地丁。目前非西人所得與聞。及至國庫奇窘。中國將有不得不整頓之日也。是以爲我國計。莫若聽其自然。我既不稍干與。則各省大員無忌心。屬員無怨言。而無與洋人爲難之意矣。論地丁鹽課宜如此。至於釐金。今有一法。事半功倍。不獨可倍添國家入款。并可推廣各國商務。既極便宜於洋商。又有大益於華民。至法之有礙大小官員出息者。另有他款以補足之。其法維何。曰允加進口稅。如不能照現在稅則加倍或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亦可而盡除中國現行之釐金耳。此事之易於舉行。洋藥辦法。其明徵也。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我國允將洋藥重釐。一律改歸海關總收。所有區區進口稅。仍照數完納。如此辦法。該項烟稅。頓成巨款。一千八百九十一年。竟收至六百二十萬兩之多。既可見此設想之法。易於舉辦。亦足見中朝如有意禁止釐金。亦不難遽行革除。緣自此項稅銀。改歸海關之後。所有釐金與洋藥爲難之處。絕無所聞。即有一二總督。爲人所惑。偶爾爲難。總署立即電止。皆確鑿可考者也。英商初聞此法。必以利少弊多視之。實則除正頭進口。應另擬妥章。免被中國本地紡織之布所困外。其餘不必過慮。惟所加之稅。將來定章。西人必須有權以主持之。使內地久後。如有抽稅情事。我仍有法以阻止之。如是則中國東西南北。舊禁廢弛。各國商務。無有不蒸蒸日上者。商務盛興。則國富民足。而各國駐京使臣與總署。亦可免許多口舌。豈非一舉而數美備焉者乎。

論中勝俄之謠言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九月十九日

華人近日謠言紛紛。豈起自酒肆茶寮。抑爲中國新聞紙虛報所惑。本館不得而知之也。其謠最爲恒久。而中國上下人等。咸深信不疑。謂詭然自鳴得意。蓋以俄國已改崇聖教而易漢裝也。噫。華人自東敗於日。恥孰甚焉。今以聖教勝俄。華人聞之。無怪其藉此以自慰也。況俄人猶不獨崇奉聖教。并且剃髮梳辮。改易中國服式。其勝俄之說。照華人揆情度理。又豈非確鑿有據者耶。中國長駕遠馭之法。素擅其長。昔曾感化回教猶太教。及滿洲蒙古人等。豈俄人獨不能勸化乎。況中朝聖聖相承。已二百五十年。其所以能垂諸久遠者。非守古法而奉聖教。何以及此。俄國碩大無比。一旦欲使之服從。實莫善於勸令改效華人。舍此確無良策。考諸史冊。弱勝強。固

有之。眾勝寡。更有之。以中國人民之眾。何難勝俄。俄變俄。而況俄人二百年前。曾至京都。亦何樂而不為華人哉。案此論反語相譏。其輕我中國甚矣。

論上海商務公所派人晉京面稟要公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九月廿一日

管理上海工部局及商務公所。如常有現在之董事。辦事敢作敢為。則本埠一隅。有所恃而無恐矣。商務公所。近來出力之處。本報已屢述及之。而其辦理之善。又莫善於派特特群君。前赴北京。將公所要公。稟商各使臣。其最要者。為西商新設之紡紗廠。所需棉花應納之稅。若比他貨進口稅尤重。或重斂棉花及已織成之布。以及厚待華商所設之紗廠。種種弊端。先行面陳。其次則為增改稅則。此事公所主意。若中國能將內地各稅。及諸凡阻滯商務之弊。悉行革除。英商願將稅則。照貨價加至值百抽十。又因中國茶業日壞。此項生意。近年大減。將歸於無。其故因稅太重。照市價算計。竟至值百抽五十。間有不止五十者。而印度西商茶葉。均邀免稅。此中國茶葉。所以不能與印度所產之茶爭利也。西商之意。擬請中國豁免茶稅。我知戶部必以為狂。但戶部若能俯准所請。實於中國茶業場中。大有裨益。以上各事。派特君晉京。謁見各使臣。暨赫總稅司。及總署各當道。面陳利弊。比之公牘往來。勝之百倍。況特君素稱精明。熟悉情形。加之與各業有關痛癢。此次奉派。是差其能勝任愉快。固不待言。有法國著名新報。謂議加稅則之事。法國不願與英會同辦理。此說絕不緊要。無庸慮及。照近來法使齊勒。在京中舉止。作為願與之會同辦事者。亦必不多。其餘各使臣。必能會議和衷共濟。此事辦理非易。加之李傅相不在京中。商辦尤屬為難。幸特君深知此中利弊。各使臣可藉資臂助。至於特君所供之差。憶沙列不雷侯爵。曾言加稅之事。非與東方各商務公所商妥後。不與中國議訂數語。愈足見其差事之緊要矣。

中日英三國在朝鮮貿易情形論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九月十日

駐韓京英總領事禧立。具報上年朝鮮通商各口貿易情形。加以論曰。日本進口至朝鮮布疋。與由蘭喀司夏。英國出頭處運往之貨。互爭愈甚。但除雜項布疋及棉紗等類。日商所辦。銷路較多外。其餘門哲士得。蘭喀司夏之城邑之貨。尚能與之比角勝負。以日本布疋價雖廉。而貨太低也。查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日本布疋進口價值。僅五千鎊。次年竟加至二萬七千鎊。至九十五年。復加至十二萬五千鎊。遞加數目。既速且多。實足令商人之辦英國布疋進口朝鮮者。聞之駭然驚也。但英國布疋進口數目。與往年比較。亦覺頗有進境。雖加添無日之速。但所增亦屬不少。此項疋頭。自和議告成。華商回韓後。大半由其運辦進口。華商之在朝鮮銷售英國貨物。頗諳商務經絡。

確非日商所能望其項背。以其既不貪心，而又勤能，敢作敢為，稍賺微利，即已滿意。凡此皆大有益於英國出口生意者也。英國織造場中，如欲爭奪在韓日商之利，但稍參用日本之法，並研究韓人所好，則如願以償，可立待矣。

英國下議院論土亂及英國應如何辦法

續第五冊

譯太母士日報

西七月初四日

次官口訟曰：黎君所述革雷得之事，未必盡然，而情有可原。以其所說皆其所深信以為然者也。革島屢亂不已，言之慘然。現在余等所議論者，蓋又一次也。查該島戶口僅三十萬人，而彼此爭鬪，時有所聞。其所以爭鬪者，非因人類不同，以革島回回大半係希臘種，所有土國人又盡係宦族也。其實因教會不和，結成此不共戴天之仇，而所以永遠不解者，以百姓之教信奉者多，而官崇之教信奉者少也。革島素有私行報仇之舉，相傳已久，尋常不甚猖獗，止作亂於一島之中。若猖獗之時，舉國大亂，每逢十年必有一次，各國以弭兵為己任，其辦法與此次相同。逼令土廷平定，並為之從中調停，所有使臣從前具報細情，業經送交議院。凡曾細閱者，當知革島民情素稱强悍，桀驁難馴，是以該島兩黨民人孰是孰非，我不願斷總之，皆由於政治不修所致。則我既救耶穌教人，亦必援回教民，以其同一為敝政所困耳。我等現在議論此事，必以此意為主。此外凡有使該兩黨之人彼此懷恨，愈蓄愈深之處，既

不可行，亦不可言，以免長其勢焰。黎君頃議論間，抱怨政府未將領事所報革島之事交諸議院，其所以不以此交議院者，以領事所稟情形若刊刻傳揚，徒深兩造之仇，更難調停此亂。但至相宜之時，仍當送交議院也。再阿米尼亞領事官所報之事，黎君尤不應援引宣說，以該處情形與革島迥不相同。據黎君所說，一若阿省曾有殺戮之事，因爾革島亦必有之。並若革島現在已行殺戮者，然豈不過哉。豈不過哉。門克曰：余頃所說，但表明此次派赴革島之兵，即前在阿省行凶之兵耳。

口訟曰：此說似不盡實。據政府所得確信，現駐革島之兵，其中確有阿雷波際之兵。但傳言該兵在阿省逞凶，肆行殺戮，實屬虛造，並無其事也。余將援引革島及各國干預之故事，固不必如黎君所引之久遠。請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起言之。以表革島今日時勢之緣起。及現在我國政府遵何辦理之處。是年至六十七年，革島大亂。次年土國約允革島照君民共主之律管理，其管理之律定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正月。謂之奧蓋尼律。次年革亂既定，歐洲各大國會於土京君士但丁諾波爾，將土革所爭從妥調停。自此之後，安謐十年。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土國因與俄交戰，國中又大亂，革民復乘隙起事，而定暫行之國政。是年七月，余因此前赴伯靈立約，業經黎君將該約第二十三款引告諸公。此款確應援引，至該款所訂之事

即土廷應照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所定管理革島之奧蓋尼律法。秉公更改耳。余言黎君所引甚是。因自此至今。各國干與該島之事。均遵該約辦理。並即以該約作為照公法。應可干與之根本。至遵該約應更改之律。由土廷簡派總督。及特派大臣。與革民黨魁議訂。經彼時駐紮該島之英領事名山威士。從中勸和。所更之律。謂之黑爾拍攀格得律。為各國所常援引者。照此條律。所有革民應沾各省分管之利益。實則仍未盡得。其律大旨如下。總督五年一任。其參謀官所信之教。須與總督所信者不同。議院每年開議四十天。議院定八十名。其中信耶穌教者四十九名。信回教者三十一名。並立預算國用簿一本。所有本地經費。由入款撥用。如有盈餘。幾成應歸土廷。幾成歸本地工程。由議院核撥。革島設一新聞紙館。准其議論國事。土廷下詔恩赦。及豁免革島所有未繳之稅云云。所有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之律。及七十八年所改之黑雷拍律。均載在伯靈約內。照歐洲公法。保其恪守無違。此革島與各國有干涉之緣起也。我所以詳述此節者。欲分明英國與革島所有之關係耳。其所關係者。何曰。保護僑寓該島英人之身家財產。如英人之在地球他處者然。盡國家分內應為之事也。再曰。同教之人。無論在何處。彼此相憐。此天性使然。特其所作為。為無干與之權也。又曰。革島之事。我應干與之處。凡在伯靈約內。署押各國。與我相同。止

協保其遵守條約。我並不得比各國稍多干與。此英與各國應干與革島之情形也。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及八十七年。土王下詔優待革民。改律兩次。一為將教會產業之利。提撥革島藩庫。一為提撥革島所入關稅一半。作為該島辦理政治經費。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大亂復作。房屋焚毀。男女遭劫者。以千百計。其中學校亦被殃及。而以教堂論。則回教教堂。比耶穌教堂被焚尤多。其起事之由。緣是年十一月。土廷下詔改律。革民以為此詔廢除奧蓋尼及黑雷拍之律。顯違伯靈約內第二十三款。不允遵從。至今尚未理妥。其所以不允從者。以簡派總督之法。每任不得以五年為限。議員向共八十名。今則所有信耶穌教議員。減至三十五名。信回教者。減至二十名。共僅存五十七名。向由百姓公舉者。又改為派員公舉。至選派判審官。則改為由百姓公舉。歸政府核准。亦為官民所均不滿意。巡兵由外招募。最足為患。即近來禍根之所由起。所有關稅。向來土革各分一半。今則全數改歸土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島民以從前所得之利益盡失。頗行忿懣。遂有九十年至九十一年之役。是役也。島中劫財害命。巡撫定立軍法。冀稍救平。希臘難民蠢動。英派水師赴革。彈壓保護。紛紛擾擾。駭人聽聞。彼時駐革英領事。名卜立屋替。熟悉革島情形。素稱不偏不倚。至公無私。於九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具稟此事最詳。惜黎君未見此稟。若見之。則

其議論土亂必與其今午所倡言者不同矣。

勃洛格司查出此星之名彗星

譯美國格致報西八月廿二日

未完

近天文家查得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所見之勃洛格司彗星實有定期繞太陽行一週凡七年云云按此星於是年七月初六日清晨用十寸徑之測赤道遠鏡查出在東南方其移差甚遲自右至左計七天後始出鏡圈外不見而星則日大日明一日以其向太陽地球而來也既近則見其尾後尚有數小彗星用中等口之鏡測之僅見其二若用海密爾登之大力折光鏡或排那特之大力遠光鏡或其他大千里鏡視之其後有四小星尾隨故此星亦名勃洛格司眾彗星云
勃洛格司星行走之軌道據算法家所算係長圓形繞行太陽一週計七年有奇蓋即太陽週圍星中之一也其從前週行太陽年期較久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即勃君查出此星三年前據崔特流所算此星在軌道行走一遍昔約三十年之久今則改至七年以其曾為木星所拖吸而木星拖力素猛也
木星將此星拖進相碰之後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由排那達查出所有木星週圍之第五小星即與此星相碰而吸得者再勃洛格司又查得此星光加明亮明年西十一月可行至其軌道離太陽最近之處也

除蠅虱法

譯美國格致報西八月廿二日

現在新出一種治蠅虱良藥用夸爾他蒸煤氣結成之黑色油兩分又煤油西人謂之夸爾他及獸油如猪油各一分與小分客創立克愛息煤酸取自夸爾他相和即以此相和之流質用布濕抹牛馬毛角並及其脚腿晴天十日抹一次蠅已不敢為患若能勤抹則蠅患可立除矣此藥以夸爾他為主如嫌太厚稍加煤油如太薄加夸爾他即合抹用所需煤酸外國藥房設在中國者均有之價甚廉農夫宜常備之以其用處頗多也此藥用之以治雞虱亦極效其法但用藥塗雞棚四面若治小雞置布於藥內將此浸濕之布放在棚底驅母雞小雞進棚關一點鐘之久大小之雞皆無虱矣

英國戶口

譯日本西字捷報西九月十七日

英國注册部造報本國戶口共計三十九兆五千萬名英格蘭及衛爾司居三十一兆名蘇格蘭四兆名伊爾蘭四兆五千萬名本年春季三個月以生抵死之外復多添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名由此觀之英國生庶將日繁也本年夏季三個月出洋人數大減比之前三年是季英格蘭人百分中減二十分六蘇格蘭人二十五分七伊爾蘭人六分一其新婚數目以狠挺唐夏一府獨少年初數月婚嫁最多之處為瑤格夏之東拉庭地方生育最盛一府為毛河士夏府而以一邑言之則蓋芝里特

應推爲巨擘矣。

救生新法

譯日本西字捷報西九月十六日

法國某醫生新得海中救生之法。遇有不測船上之人。用此可各救各命。此法不用尋常救生帶。及各種浮水器具。但灌天氣入胸前皮膚。以成天生氣帶。如法泡之。不獨本身無滅頂之虞。并可助他人之力。凡人身重一百六十鎊者。須放二百立方寸天氣入膚。首即浮在水面。其灌氣之法。用不易霉爛之抽氣皮管灌入。又其法之最爲簡便者。用一空心針。嵌入十八寸長之薄象皮條內。皮條開口一端。有不易霉爛之棉花堵塞。將針刺入皮內。自灌口中之氣。進皮條又一端內。無論人身如何沈重。灌氣兩口。足浮其人於水面矣。

英包探勘盜密約案 續第六册

譯歇洛克阿爾唔斯筆記

歇語畢四視。忽拈一枝玫瑰花。嗅之曰。此花粉紅與綠葉新鮮相映。凡具奇姿。必有奇福。君事或得之。此花乎。攀息及妻安尼。見其言狀。閒暇。殊失望。歇正神往。安尼呼問之曰。此事君果得要領否。歇聞言。始回顧曰。汝謂此案乎。若謂此案。非難。是矯也。然必竭力。有蹤跡。當相告。曰。然則究得蹤跡否。曰。君已言大半。當就此尋之。曰。君疑何人。曰。亦有所疑。但疑我所疑。太快。曰。既有所疑。何不即去緝訪。歇曰。君言誠是。遂

回首謂滑震曰。已問訖。我等且去。又謂攀息曰。此事極難。汝勿謂可得也。攀曰。必得。君再來。我意方定。曰。明早我必來。但恐不得耳。攀曰。雖不得。亦聊以自慰。歇與滑將出。攀曰。適一事忘言之。我母舅適來一函。歇曰。函中云何。攀曰。函中語殊淡。惟語尙平和。蓋以我病。惟反覆言此事。關係甚重。若不得。則殊難料理。大約俟病愈。必罷我差使。歇曰。君舅意甚善。遂與滑震出。登炮此。耶斯火車。約瑟送之登車。歇在車中。不語良久。忽問滑曰。君知攀息好飲否。曰。不然。又問汝察安尼何如。滑曰。我觀此人。情性頗烈。歇曰。我觀此人。性質良善。否則我爲無目人矣。歇又謂滑曰。安尼與約瑟之父。是開鐵行者。攀一日游行僻地。遇之相悅。遂議成姻對。此番安尼與兄來候視。遂留侍疾。約瑟因樂此。亦遂不去。試看我所探。已得如許。滑訝其速。曰。然則今將何如。曰。先至復勃斯處。詢其詳。庶知措手處。曰。汝非謂已有蹤影乎。曰。然。凡案苦無干涉之人。此案則不然。一爲與己有利益之人。如俄法使臣是也。一爲能盜此物與二使臣之人。如阿爾黑斯特是也。滑大駭曰。何至是。歇曰。汝謂貴人必不爲盜乎。窮則思得錢耳。滑曰。此人素以正直聞。必不然。歇曰。此難言。我等不能不疑及此。今日當與汝往見。以觀其言色。他處亦已設法探矣。滑異之曰。汝已探乎。曰。汝不知耶。我上火車時。已發電屬各新聞紙館。登今晚告。曰。遂書其字於手摺。曰。賞十鎊。注曰。如能將

五月二十三號九點三刻外部衙門口所停馬車號數告我者賞如此數報知倍扣路二百二十一號滑疑曰汝知賊必坐馬車乎曰卽不坐馬車但多費告白錢耳汝不聞攀息謂屋中貓鼠不能藏則賊必自外至且此夜雨而地氈無溼痕是必坐馬車來者滑曰聞汝言殊醒人意歇曰此是一義尙有一最可疑者是鈴響之故豈賊偷後故掣鈴以示不畏乎抑一人取物一人搖鈴以止之耶抑無意中觸動耶抑或謂歇至此忽不語而沉思到倫敦時才三點二十分飯於車棧左近同詣復勃斯則復已得歇電候久矣復身小而貌莊知一人來故更莊色待之謂歇曰汝知我捕房探得消息乃就詢及勘得狀遂自居名而使我輩爲不才術誠巧矣歇曰從前我辦五十二案才得其四件餘皆捕房查得者我等誠無能耳汝言殊誤然我不怪汝汝新至未諳故事顧汝新辦事須與我聯絡復意色稍平曰然此事本未得要領當以所得相告歇曰汝捕房若何勘法曰自聞此事卽專派一包探隨門者之後數日無可疑且此人離隊時聲名甚好當無他惟其妻甚可怪問以言多不實告遣一女探隨其後此人好飲曾一次大醉女探潛前共飲徐以言餽之亦不得故歇曰我知彼家中嘗有數人索債復曰聞已還清歇曰彼安所得錢復曰彼適得恩俸且所欠不多固無可疑者歇曰攀掣鈴索加非何故此婦往應復曰婦云時其夫方倦故自去

歇曰不錯後攀下樓時門者尙睡也然則此婦行止或不端此則無可疑矣惟彼出署時行甚疾何爲曰婦云是因出署較遲故歇曰汝輩勘此事時行遲於婦二十分鐘而較婦先到何故復曰彼言自坐八公司車而我等乃專雇者故遲速異歇又問彼到家後何先入廚房曰彼欲取錢還債之故歇曰亦問彼過雀爾斯街曾見人否曰彼未見但見巡捕耳歇曰汝問極詳尙有何種勘法曰寫字之車爾斯各洛忒此九禮拜中時遣人隨察亦無可疑歇曰謝汝詳告若勘得必告汝遂與滑出至外部請見呵爾黑斯特呵接待禮節甚莊古坐二人火爐左右而自立其前毛毯上其人瘦而長貌沈靜髮鬢斑斑白真貴族人體段謂歇曰我久知汝名此來必以失物之事歇曰然現代攀息勘此事曰此我之甥以此更不能爲地但恐此事與彼必有妨碍歇曰若覓得則如何曰如覓得固無妨矣歇曰爵爺吾有言欲奉詢得否呵曰汝儘問我能言者必言之歇曰君命鈔此約時卽在此屋否曰然曰然則他人必不能聞矣呵曰必不能歇曰君嘗告人使某鈔約否曰未言歇曰君未言攀息亦未言則無人能知矣是必偶然入屋見而取去者呵曰然歇思良久始言曰尙有欲奉詢者君嘗言此約入俄法使臣手必有大變動然否呵矍然曰誠然歇曰然則今如何呵曰今尙無所聞也歇曰此約如入二國外部大臣手君應能知之呵曰應能知歇曰失

此紙已九禮拜。而二國無舉動。則約未爲使臣所得也。呵曰：此賊何故藏約篋中？歇曰：或待價未售耳。呵曰：再延久，則此約人皆見，不值錢矣。歇曰：然則何爲？或值病耳。呵笑曰：得毋是腦病耶？歇曰：我未敢言彼何病。君事繁，我且辭去。呵送之曰：無論賊爲誰，望汝能獲之。歇出，謂滑曰：此人頗不惡，然甚貧，不見彼靴已換過一次底乎？言訖，與滑震別去。明日復同乘火車，告滑曰：告白所登，尙無覆音。至攀息處，見攀與妻仍同處臥室中，氣色畧和。亟問蹤跡若何？歇曰：我固言難得蹤跡，然已爲訪復勃斯及汝母舅矣。又曾託別處探聽，或冀有所得耳。攀曰：然則未失望乎？歇曰：然。安尼曰：謝君此言，否則彼殆矣。歇曰：稍待之，或可冀也。攀曰：呵爾唔斯且坐，我告汝一事。較汝語猶多。歇問何言？曰：夜有一事甚危，言及此，幾變色。曰：汝亦知否？人不特欲壞我名，并欲傷我命。歇驚問何至是？攀曰：誠有之。歇問其詳。攀曰：向以疾故，夜必令人陪侍。昨以小愈，即遣去。惟屋中尙有燈，早二點鐘時，稍稍睡去，聞微有聲而醒，細聽之，如鼠嚙板，已而聲漸厲，忽窗窳然甚響，始知前之細聲，是以小棍插入百葉窗，後之大聲，是將窗扇拔去，已而絕無聲息。約十分鐘，蓋賊在窗外，潛伺我聲息。俄窗漸啟，我以病故，膽稍怯，不能靜俟其人，遂躍下，將窗榻打開，見一人忽轉身而逃，身著一口鐘，手一刃，猶閃閃逼人。歇曰：然則汝如何處之？攀曰：若往時，我必自擒捉，今則不

能。乃製鈴索，家中人悉至，惟僕人等居樓上，鈴索不能達，我疾呼之，約瑟始來喚諸人起，與車夫跡之，見花池中有跡，近久不雨，故不能蹤跡之。又闌干有斷處，似從彼入者。我尙未報捕，待君商之。歇聞言，頗有所觸發，起走室中。攀因曰：人命途舛，逆必不止一事而已。歇曰：汝今非然耶？能強起與我周視屋否？攀曰：居室中久，甚願得見天光。約瑟亦可同來。安尼曰：我亦須同去。歇曰：汝宜勿去，仍坐舊處可也。安尼乃復坐，意色似不悅。於是四人同出，經過草地，至攀息寢室外，見池內果有足印，已模糊。歇視良久，曰：此足印當無人能察，且至彼屋面勘之。顧此賊何不從大餐間入，而從臥室入？約瑟曰：當是因彼處易爲街中人見。曰：然。歇曰：臥室尙有門，何故不入？且此門何用？攀曰：此門預備生意中人出入，晚間必鎖。歇又問汝家前嘗遇此事否？曰：未有。曰：汝屋中懸貴重古磁否？曰：無之。歇以兩手置袋內，行屋四圍，凡兩周，忽問約瑟曰：汝不言賊從闌干入乎？約瑟曰：然。乃導之至，見闌干有折處，而未斷。歇折之，審視，謂約瑟曰：此似舊折者，斷處已暗矣。約瑟曰：然。或是舊折者。歇曰：闌干外地，何以無跳下痕跡？此處無可勘，遂與滑震先回臥室。

未完

路透電音

英國官民皆以干與土國之事爲然。奧國新聞紙聞之懼，乃以土亂爲英所釀成責。

英並謂英國如不與各國會同辦理各國將削英國在埃及之權西九月十七日○土國之亂聞英國仍擬與各國合辦但各國若不能會同阻止殺戮則英國將獨籌善策也西九月十八日○土國消息甚惡意國昨日又添派兵船三艘前赴土國洋面○昨晚英國各大城邑會議阿米尼亞之亂聲言英國非干預不可西九月十九日○英國派赴埃及之兵此兵為征伐亞非利加山海拉沙漠以南之蘇談國已佔據扣馬埃及東南豆肥希人向唐閣拉奔退而該處已有兵船據其倉庫○羅司勃雷爵臣謂俄國不許別國另行干與土國之事伊所以不以英國主廢土王為然西九月廿一日○扣替司丹人攻在客駁得鎮之阿米尼亞人殺害六百名並奪其家產○英兵船已由唐閣拉開回埃及因該處僅存婦女及年老之人英官名揭希餒招蠻翟司逆首北阿非利加之回教首謂之蠻翟於八十三是役名卜司嚇拉及其隨從來降並約赦其罪英國派征之兵已盡到唐閣拉西九月廿一日○俄日已議定會同保護朝鮮日本並約將駐守該國之兵撤回西九月廿三日○唐閣拉地方已豎插埃及國旗埃及兵奪獲砲六尊並軍械糧草甚多西九月廿四日○英國立佛波爾城會議土亂之時前首相格蘭司登倡言一點二十分鐘之久大旨謂官民均須竭力幫同政府干與阿米尼亞之事先與土國決裂我逼令遵守條約理直氣壯歐洲各國因此若與我國為難我惟有備豫不虞也西九月廿五日

法文報譯

武官論礮彈

宛平郭家驥譯

巴黎埃勾報

昨接水師官來函言及兵船礮彈茲登入報章該水師官所論之鐵彈應改為鋼彈一事因伊為海部之員所以逸其姓名據該員云前數日法廷各議員所議礮彈各節俱未甚清晰因特獨舒臆見據云目下水師以礮而論礮身尤不甚緊要而礮彈則急宜講究水師所用礮彈有兩式一為鋼彈係全鋼造成者亦有用半鋼作成者此種鋼彈專為攻鐵甲船之用比之船離一二千邁當之遠即船身鋼板之稜角與鋼彈堅硬相同鋼彈亦能穿透如礮口徑圓二百米力邁當船身在一千邁當之外此彈能深入船甲二百米力邁當一為鐵彈彈內有裝黑藥者有裝密力泥特藥者夫生鐵質性雖堅而穿力則遜若用鐵彈攻鐵甲堅硬之物非但不能直入而彈且立碎此已屢經試驗加以十六夾力伯之鐵彈攻八米力邁當或十米力邁當厚之鋼牆鐵彈必碎所以水師各員均不願用鐵彈已經訴說累次曾憶與中國之役福州海口塔下有中國堅木帆船數艘我法國以鐵彈擊之尚不能穿透直入水師提督孤拔乃設計用礮向上使礮彈落入中國堅木船中方燒毀之試問以鐵彈攻木船尚不洞穿若以鐵彈攻哈爾威因鋼如何能行前日法廷議事各員紛紛爭辯者

蓋有二事。一曰礮彈應否去鐵用鋼。一曰彈式應否加長。礮彈不能穿堅。炸力亦嫌不足。此各員所不樂意之事。目下各國所造新式鐵甲船。在船中腰以上。又加一道鋼甲。厚約十生特。適當為保船內緊要機器之用。以防炸彈攻入。然十生特適當之鋼。原不為厚。而法之礮彈。攻之尚不能入。若以別國之鋼彈穿之。實不費力。此故不獨因別國礮彈。用鋼力量較大。而且彈式加長。所以易入。從前各國所用礮彈。俱係兩夾力伯半長。今已齊加至三夾力伯半長。惟有法國未改新法。仍用舊式。沉礮彈加長。炸藥自必多裝。以此觀之。長彈非但攻力至大。而炸藥一多。傷毀之物。勢必不少。我國不效新法。我實不解。曾記向者鐵礮換鋼礮時。必欲各武員爭論數四。方能更換。此次可以前車為鑒。或謂礮彈加長。分兩必重。恐不能如此。至遠且速。所以國家不用重彈。因求快速起見。殊不知即如今日英國而論。彈既加長。而其走力之速。亦如我法之短彈。礮彈加長一議。決意可行。況各國均知此中利弊。皆已改換長彈。至於應如何加長。如何合式。全在製造之精巧。試驗之的當耳。再近有人試驗。以裝密力泥特之彈。攻鐵甲未克。以裝黑藥攻之。可以洞穿直入。我今所云。恐為人所訛。異日棄密力泥特。而用黑藥。如以鄙意為是。望國家採擇。

巡捕新制

法廷現欲改巴黎巡捕制度。列必因君所擬章程。已呈內閣。其意欲將分段巡捕頭。裁撤。改換正巡捕頭五名。設于城內適中各要路。凡各社巡捕頭。及稽查弁。均歸管轄。又另添新巡捕一百五十名。巡捕薪水。加至二百五十佛郎。而向來所貼補住房費。統為裁去。夜間每人各帶鐵燈一座。光可照五十邁當之遠。雖行走最快者。亦可追照之。

東文報譯

日本東京古城貞吉譯

論西伯利亞水利

譯東京日字報西九月

黑龍江者。俄國之險要。而西伯利亞通運之路也。蓋西伯利亞之殖民。專賴黑龍江。烏蘇里江及耶亞河以為通商之路。然此等河道。每歲涸竭。又黑龍江下流。水消甚遲。來往之船。有數月不能行。是為可憾耳。又如悉爾格河。烏蘇里河及黑龍江上流。水淺頗難行舟。且黑龍江口。亦水淺不能進巨船。故不得不謀浚河底。自千八百八十六年以來。特將該江所行船舶。抽稅以充疏濬之費。其稅銀每歲約一萬二千羅卜。以從前經營之跡觀之。是等稅銀。未足經營完善。唯先探江底危岩怪石。而除去之耳。然東方大局日急。河路之開通。益不容緩。故西伯利亞鐵路委員。稽查具狀於千八百九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得支出七萬羅卜。委工部大臣踏勘。自木古爾福士

蓋至哈巴爾弗思苦約一千七百九十維而士得。維而士得當中國二里細查行船之便否。自貝加爾湖上米爾士維亞至黑龍江上游鐵路及自維而拉而士得古港至哈巴爾弗思苦。悉查之所查有二要事。一鐵路竣工之日。輪船來往黑龍江。以接西伯利亞鐵路。其利害若何。一轉運貝加爾鐵路工程。所需材料。利便與否。於是工部採此議。以千八百九十四年。派踏勘委員於黑龍江。舉工程師伯爾士多爾維士為之長。假以二年成其事。並屬稽查應用之工程。及監督之法云。

千八百九十四年前。黑龍江水道。已經黑龍輪船公司。及採金公司。立意經營。政府亦嘗助其經營。以成此事。至一十有餘年。亦未嘗致意於改易航路之事。唯株守舊態。襲用古形之小輪船。故其運費亦貴。然當軸者亦漸知其當改新也。乃謀於其地之富人。更興黑龍輪船貿易公司。給保護使營悉爾格河烏蘇里河。且定黑龍江船往來之期。於千八百九十四年開辦。目下往來諸河者。計有輪船五十五隻。小船七十二隻。而所載貨物。有九十二萬二千普得。一普得當日本四貫。二百六十一日六分。湖千八百八十六年。往來輪船。只有二十七隻。搭載貨物。只有四十八萬普得。兩者比較。其進步已不少矣。且新輪船公司。既與舊公司相競。於是運費之價亦減。計搭客價。約視舊時三分之一。二。運貨價。約視舊時三分之一。至於文武各官。兵士囚徒。及移民往來所收之

費。不過舊時三分之一云。

初舊公司之立。政府曾與訂約。國家歲撥常款。保其利息。而國家徵發兵勇。皆由該公司輸送。至是約期已滿。而新公司適立。舊公司抗議云。約既滿。國家保息之銀。既不支給。則運送兵勇之事。亦當改章。頗費商量。於是新公司初立。而續設西伯利亞鐵路之議。尚未全定。故政府與該公司訂約。每月開行三次。然未足以應今日之用也。黑龍江等處。興旺之速。實出意外。他日西伯利亞鐵路西部線。與黑龍中部地方。既已連絡。而黑龍江之船隻。如來往次數不多。則於沿道商務。甚為阻礙。為政府者。不可不留意也。今來往此江之船。雖頗增。而其所經行之地方。亦益廣。故猶見其不足。計現時船數。僅足敷搬運西伯利亞鐵路材料之用。至於搭客運兵。裝載貨物。則已日不暇給。此間之損耗。已不少矣。是因鐵路工事之進步。而阻黑龍地方之興利也。為今之計。宜兩途並進。鐵路事務局。另設輪船於黑龍江。為運鐵路材料之用。待鐵路既成之後。其船轉賣諸陸軍省亦可。或供黑龍江畔所設海關之用亦可。而公司之船。專為搭客運貨之需。以增此地之繁盛。此上策也。近來松花江船道。既通。大能助黑龍江之航運。使益擴張矣。俄國船舶通行。松花江之利權。基於愛理條約第一條。而確定於聖彼得堡條約第十八條也。至其行船章程。中國政府。向皆托言商

議未定。懸宕不理。夫俄船來往松花江之關係。誰不知之。松花江爲俄國製造物品之銷路。誰不知之。又爲西伯利亞鐵路貨物集散之地。誰不知之。然昨年俄國駐京公使。以好語斡旋。而中國政府。遂許其航行該江。得以自由矣。於是乎俄商得溯該江。抵三姓。伯都納等之地。買家畜穀類及其他貨物矣。

東部西伯利亞通行內地之小輪船。其利便已如此矣。若開其沿海諸港。直航海外。則其利更大也。卽義勇艦隊一節。可以證之。初黑龍江商民。欲入俄購貨物。須二三月始達。自義勇艦隊既開。則五十日。或七十日。卽抵彼地矣。又向者由莫斯科運載貨物。經西伯利亞達烏港。須一年。或二年。今則兩月卽能達矣。故黑龍江地方之人。民。向因轉運不便。不能不購外國貴價之物。今則來往既易。可以購俄國賤價之物。其得利已不少矣。況義勇艦隊既開。大有裨於烏蘇里移民之事。薩哈連島殖民。可以增加。烏港可益繁盛。而此各處地方之務。亦益鞏固。其利誠大矣。

義勇艦隊既開。雖甚爲利便。黑龍地方。亦因此逐年繁盛。然其措置則猶有未盡善者。蓋數端焉。一曰運貨過貴也。二曰每月開行無定期也。三曰輪船速率甚小也。四曰裝載貨物。辦法條規不明。未有與黑龍江輪船公司交送貨物之成約也。五曰除烏港之外。未有分局於黑龍沿途之要地也。是等皆該艦隊所未爲盡善也。然當軸

亦頗知此弊。有革新之意。於千八百九十四年。增加航海次數。爲一年十二次。昨又改爲十六次。又析減其運費十之一。又增加烏港分局常年經費。設置分局于尼古拉弗思苦。哈巴爾弗思苦。不拉哥夏士。正思苦等地。可謂力謀改善矣。然更有數事當辦者。一曰使黑龍地方官。與該艦隊悉心經營。務使阿的士與黑龍兩處商務。逐漸發達也。二曰節縮該艦隊春期休航。待烏蘇里鐵路屆哈巴爾弗思苦開。每月一次定期航海也。三曰使該艦隊與黑龍江輪船公司。氣脈相通。以聯絡商務也。四曰造輕便之巡洋船。自大洋遡黑龍江。以通航尼古拉弗思苦及哈巴爾弗思苦之間。使軍事商務。兩得其利也。五曰自烏港至阿可子思苦。及至哈唔薩喀等處。向之每年開行二次者。今宜增其次數。使此等荒蕪遠隔之地。可以日卽繁榮也。

黑龍地方。商辦之航海公司。以西伯利約弗公司爲翹楚。該公司海外航路。往來於朝鮮。日本。中國諸港者。八次。於韃靼海峽者。七次。於烏港及彼得帝灣內諸港者。百次以上。前年哈比爾阿弗。亦嘗僦該公司船航海。二次矣。諸公司之勤其事。固無所間然也。且西伯利鐵路既設。其氣象既異於昔。則該公司之業。亦當更加擴充。惟政府與該公司所定之約。運費過貴。則于該地方之利益。兩不相容者也。要之。西伯利亞鐵路工事。人以爲僅於陸路大有關係。不知東方航海業。亦因此而繁盛也。此俄

人擴張航運。設置商港於日本海等處。所以急不容緩也。義勇艦隊之辦法。雖畧有可觀。而未可徒藉此一道也。且現在船數亦未能與他國爭衡。故為俄人者。宜速俟西伯利亞鐵路竣工之後。不獨留意於陸上。而必須爭雄於海上也。至於設置商港之事。前年既經討尋稽查。則其實見施行。當不久矣。

論中國再興海軍之得失

譯東京日字報西九月十二日

英國名士不雷爾。作中國再興海軍得失論一篇。登諸某日報中。畧曰。中國於中日戰後。猶未脫舊時之妄想。猶欲恣弄海上之權。乃購買鐵甲戰艦。又欲託英德造船公司造堅艦。今我以公平無偏之心。為中國謀。以為不必作此下策也。如此。不過浪費國帑。授敵人以利器耳。何則。東方今日之和局。必不足以支十年也。而此十年內。中國所練之海軍。猶不足以敵歐洲諸國中之最弱者也。然則練此何為乎。且中國他日之危。不在海而在陸。故為中國者。無庸以擲國帑於防禦海岸之事為得計也。若夫費鉅萬之貲。以造戰艦。不過再成黃海威海之覆轍耳。抑何取焉。香港日報論之曰。不雷爾之論固當。凡天下無論何等之國。苟其地勢已沿海。則陸軍水師。必不可偏廢。中國亦安能外此常理哉。不雷爾之意。蓋謂殃中國者。必為俄人。俟其西伯利亞鐵路竣工之日。俄人戎馬之足。將風馳雨驟。而蹂躪中國也。然俄國陸軍之勇。

固足懼也。其海上之勢力。亦不可不懼也。俄國太平洋艦隊既已如火如荼。又得法國為之羽翼。法以水師稱雄於支那海上。出沒跋扈。必如東京往日之事。無可疑也。抑歐洲之形勢。姑置勿論。今日中國所疾首切齒者。日本也。若不再興水師。則一旦相遇。勝敗之數。未戰而決矣。若曰。恐為黃海威海之續。而廢水師。則中國陸軍亦何嘗不為日兵所敗乎。要之。中國之不振。全在根本之地。政治頹廢。上下隔絕。苟非振肅其官箴。振起其人心。則戰艦何用。兵團何益。雖日日言兵。適足為寇兵盜糧耳。世有通識之士乎。其必能窮本知變。以大造於中國矣。

太平洋電綫論

譯東京經濟雜誌西八月十五日

文明大啟。四海一家。地球五大洲。將合而為一。直如萬派朝宗。非人力所能阻止。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觀國家得失盛衰之故。良足發人深省。其有終於不振者。非偶然也。

回顧四十餘年前。我邦獨立東海之濱。以鎖國為正論。舉國人民。其醉生夢死於孤島中者。數百年矣。當安政年間。始採歐美之文物。學其技藝製造。與夫造就人材之法。爾來日就月將。大有可觀。其得超出於亞洲。而燦然發揚光輝於東洋者。未嘗不由於祛舊習而擴新知。以博大昌明為國是也。國是在此。則當世之關繫。并以後宇。

內之大勢。良不可不講求。蓋既介於諸強國之間。舍是即無以謀富強之術也。然我邦地處極東。於歐美文明之地。去之甚遠。如大海浮漚。雖未嘗不隨海水俱動。奈甚細乎。故今日者。宜使日本接近於歐美文明之地。密邇於握地球形勢之要衝。而直當宇內之利害耳。請詳陳其大畧如下。

自千八百至九百年。學問大進。物產驟增。并將古來未曾有之地。現於坤輿之上。茫茫五大洲。縮爲寸土。東西萬餘里。化爲比隣。嗚呼。自非有一大怪力。孰能至此乎。夫蒸汽及電氣二者。固宇宙之怪力也。假使地球爲活物。則電綫似爲其腦氣筋。而汽車及輪船。如循環血液之血脈也。血脈於人身。固不可少。而不如腦氣筋之尤不可少。蓋支體所以能活動而靈敏者。全恃腦氣筋之作用。則大地之能聯爲一體。詎不由於電綫歟。今全球電綫之長。幾踰億萬里。然未可謂之完備。則以太平洋海底。未見有電綫。即如地球之腦氣筋有所欠缺也。

太平洋之在球面。分隔亞美兩洲爲二。渺茫五千餘英里。東有美洲千五百七十五萬方里土地。育一億二千萬人民。西有亞細亞大陸千七百萬方里土地。育八億萬人民。於南則有大西洋洲。其地方四百二十三萬二千里。其人口四千萬。太平洋實橫貫其間。夫以三大陸有此人口。又有無限之利源。而無有聯絡之電綫。豈非一大缺事乎。間嘗思古往今來。世運之消長。昔時最擅榮華者。莫如地中海濱諸島。沿至今日。寒煙衰草。無復從前景象。即大西洋岸全盛之運。亦將漸傾。而富強之氣運。且將移于濱太平洋諸國。是則乘朕兆已萌之候。爲有開必先之舉。太平洋底電綫。其可緩乎。蓋能密接二大陸。而縮小五千有餘里之洋海。使爲沼池者。全賴此海底之電綫也。將來因此而蒙其利益者。非獨一人一家。又非獨一國一洲也。實有關全球之利害也。唯其利害所繫。關乎全球。則其事業。亦復千古無兩。曠世無儔。足以歷劫不磨。傳之永久矣。

中日交戰。遂使日本之文明。表顯於全球之上。至是天下始知日本之進步。非昔日可比。且許其與諸強國爲平等。可不謂有志竟成也乎。古來在日本人所經營之事。其有聞於當世者。極鮮。不問其爲兵事與外交也。雖成見固爾。亦實由地勢使然。無由施其極大之經綸。故若等大經綸。亦不存於人之胸臆間也。中日之事。東海之波瀾漸潤。其所滌洄。已遠及歐洲之中原。然西人之意。苟非洶湧於兩洋之間。猶未視爲大波濤也。是故不論外交與商務。不作一有關全球之事業。未足稱當代知名之人。天下莫強之國也。爲日本國民者。可不大放眼界。作控制全球之想。亟於太平洋電綫加之意乎。將來二十週內。西人以耶穌紀年。每百年爲一週。今一千八百空前

絕後之文明將大興於太平洋濱其基礎全在此也。吁嗟天下何處得此現成之事業哉。天殆欲煽啟我國人民故特留此事業使大伸其權力於世上也。苟坐誤事機不知奮發吾恐易世而後又使彼白色種人得成其名也。

現時美國上議院咸以此事爲當行下議院之允此議者亦多聞美政府之議擬每年撥款十六萬餘元於千八百九十九年一月一日先布置香港至布哇即檀香山之電綫至次年七月乃由布哇接至日本云加拿大政府現亦盛行此議是皆欲於將來二十週內掌握太平洋之權利也是則該綫之設於軍事外務商務有至大之關繫決不可使我國之民袖手傍觀視爲無關緊要也。

四海波靜宇內無事則已苟一朝有事於爭戰及交際則所最不可少者惟電音矣。電音者能通萬里之消息于瞬息能報四方之意向於頃刻藉汽車之便過北美大陸猶須七日夜若乘輪船過太平洋更須半月惟有電音則轉瞬千里交涉之機宜軍務之籌議往來便捷矣。

放眸東眺則太平洋之盡境有加拿大有美國有南美諸國轉眼則貿易風俗起處有南澳大陸及太平洋洲羣島是諸國皆與我爲唇齒之邦然却有天涯地角之歎則以利害不相繫氣息不相通無一聯絡此等地之腦氣筋也逆料第二十週內不

獨商業之中樞必移於太平洋即軍務交涉之中樞亦將移於太平洋也美民早有所見故誘布哇以利將經由布哇而設日美電綫冀獨占各種之利益將軍須克費兒的嘗陰抵布哇考查其港灣觀察其險要歸而語諸當軸曰布哇在我太平洋岸實天然之營哨也美人重視太平洋如此則可知美國政府不吝貲財冀其成功之意矣爲日本國民計宜速設法聯絡布哇政府先安設日布間之電綫使美人不得籠斷其利斯爲要著吾知英國亦必敷設布哇至澳洲之電綫而分太平洋爲三布哇以東美國制之以南英國有之而以西我有之鼎足之計旣成則亦足以雄視於第二十週內之世界矣。

爲不有太平洋電綫故日本所受之虧損不一而足中日之役我之發電音於歐洲也不得不借資於與我不協之國故蒙其阻碍者實不鮮也又自豐島牙山之戰以至陷威海衛其間與中兵周旋於硝煙彈雨之間者不可一二數在日本固連戰連勝然當時中國之電先到歐洲每虛報捷音余當時在歐洲實親見其事各新報館每先揭中國電報於館前其報類皆言日軍大敗觀者未得確實消息即亦爲其所惑譏笑日人之敗績雖日後漸知其悞而日兵之枉被譏誚實已不少是實由不有太平洋電綫之所致也。

國運之進步。由於與歐洲之關繫加密。外交之機宜。亦將由之而愈繁也。平日日本發電音於歐美。苟不由北方俄綫。即必由南方之綫。幸平居無事則已。儻一朝有事於諸國。則直有隔斷信息之憂。惟有太平洋電綫。則假令被在歐洲之敵國。遮斷一綫。而猶有他一綫之便。得以通消息於全球也。且夫日本國民。須知為期不遠。即有視太平洋如衽席之時。而日本海軍。亦當知為期不遠。全國之艦隊。即當組織於太平洋面也。天下之事。不可苟安。今日無事。安知明日必無事乎。苟使於太平洋面有事。而日本於此洋面上。未有一綫之腦氣筋。則何能任意縮伸哉。雖有百萬之艦。竊恐其不能操縱自如也。又設使為他人所有。則更多為難之處。余故曰太平洋電綫。關繫於我軍務交涉者甚大。蓋為此也。

近十年來。太平洋貿易之進步。大有可觀。於加拿大有加拿大。便船。於美國有亞美利加。便船。太克馬。便船。而我航海業之進步。亦自郵船公司開通日美海路始。其貿易之迅速。頗有駟馬不及之勢。前年日美貿易。計進出共六百二十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元。而加拿大貿易。並日中兩國。計共二百四十二萬五千元。其他南美國。應於後日為我貨物之好市場。又為好東道主人。可指日待也。且我民之寄居北美者。殆一萬人在布哇墨西哥者。亦二萬二千餘人。是皆我之有利害於太平洋岸者。蓋貿易之發達。恢張。全恃通信之便利。是則增加輸運。擴充商業。與安設電綫。必相須而不可離也。明矣。蓋電綫之為務。不惟使輸運之法。加敏捷。更能另設新法。振起商業。以得交易之便也。則夫太平洋電綫。竣功而後。此洋面之貿易。必驟見興盛。而使人驚為意外也。

或曰。美國西岸。未進文明之域。設此電綫。未見其有益。噫。為此言者。其亦不知世運推移矣。試思往時。教徒。舍本國而來美洲。何嘗料有今日之盛哉。星霜二百。印土人所棲遲之荒原。今也化為黃金世界矣。沙漠平遠之大西洋。磯今也危樓傑閣。巍峩衝天。其變化之迅速也。殆匪意所及料。是故商業之中樞。必漸去舊世界。西人謂歐界而移於新世界之東岸。即美國也。抑北美文明。所以超乎大西洋東岸。而為迅速之發達者。蓋為接近於舊大陸。而所轉輸之物產。不全恃美洲東岸故也。今也又將變而移於他方。如市俄哥府。在數十年前。不過印土人一部落。而今也。其人口財產。幾駕紐約而上之。北美政治商業之中樞。亦將向此而移去矣。太平洋西岸。有香港。崛起為一大商埠。太平洋之光景一變。人所宜知也。乘此大勢。思為因時制宜之法。誠當以設日美海底電綫為急務。為日人者。可不三思乎哉。

歐洲造船情形

寺務長七

譯日本新報

西九月
初八日

現今德國船廠製造之商船計十一萬二千噸皆係德國度支其託英船廠代造者計八萬一千噸合計將及二十萬噸可謂曠古無儔矣又各國船艦之託英代造者除戰艦之外猶有七十七萬四千二百噸其中五十萬噸屬英國船籍餘則以德俄日三國爲首計俄船二萬六千噸日船二萬九千噸又英國海軍所管之船艦現正在趕造者合計七十三隻二十四萬二千五百噸分計之則戰艦七隻巡洋艦二十一隻滅水雷艦四十二隻及水雷艇三隻也不誠足雄視海上歟

西報論英政府

譯東京日字報西九月十三日

斯比格報評英國現任政府曰前年沙力勃雷侯之初任事也意氣軒昂人皆仰望之以謂宏濟艱難必足一新宇內之耳目也其僚屬車唔巴林喀訟之徒皆以當代人豪自命意氣之盛幾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今已一年矣其所經營者果爲何事哉試觀沙力勃雷侯外交之政策曰英國慈善家所贖之貲財不能頒於苦利島人也曰英國之報不能使入於土京也曰如維利熱那之事用小智卽可以辦也荏苒逡巡苟安旦夕其失體爲何如乎於脫耶士伯兒之事車唔巴林費盡心力終爲美統領苦雷爾格所播弄以致束手無策何其始之盛而終之衰也歟

俄國首相逝世

譯國民新報西九月初五日

近日忽得飛電云俄國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兒那巴拿弗公逝世吾人爲俄悲悲其失一良相又爲日本憾憾其於絕東強國失一勁敵也夫兒那巴拿弗公何人也曰弱冠爲無依之人暫置身於人事之外再出爲外交官歷駐倫敦維也納等處無赫赫之功日月催人殆將與草木同朽矣豈期一朝襲斯以爾之後陞首相之地位又兼外務也至是公乃大展其外交之政略以現出古勞遮爾弗以來未有之盛業計公自入政府以後摧日本全國之興會破耳馬尼亞人之奢望使俄國得握實權於土耳其及中國之上者實此人也不肯爲歐洲和局所宥而甯爲宇內龍戰之先兆公亦人傑哉士的唔都士嘗於俄帝加冕後論公之政略有言曰此老今年七十有二精力雖健而頗有危身奉上之概餘年無幾而壯猷如海不知死之將至也不幸而其言遂中世遂不復見此人惜哉

古巴島述畧 續第六冊

譯日本新報西八月廿六日

古巴島義軍置軍機處於北美華盛頓府某旅館義軍參謀長安都力斯忒爾馬斯及千念爾規撤大等以下數人羣就此而商議軍務焉一日旅館樓上忽懸一書古巴民主國字樣之旗又有著義軍服者護衛其門然今不復見之又義軍中有紅裙一隊屢臨戰陣頗有勇敢之稱嘗有二義軍爲西軍所捕當就死刑一軍從容脫上

衣向鎗手曰。不論前額與胸間。一任汝之發鎗。吾善爲汝標的也。乃舉首加額。又指其胸。頗有視死如歸之概。一軍既聞死刑之令。徐請於西官曰。願得生前舉婚儀。西官叱。且詰其故。曰。余與某女子。綢繆歲久。已舉一子。然未嘗公然結婚。願生前舉行婚禮。使孤兒有光於余亡後。世若曰。孤兒汝父爲古巴義軍之一名將。則雖死之日。猶生也。亦可以見義軍意氣之盛矣。

古巴驍將戰沒

譯大阪朝日報 西九月十三日

古巴義軍統帥馬奢吾戰沒之報。傳至美國。美人無不哀悼之。費拉的府之新報。追叙其事云。馬的兒革得之戰。雖喪馬將軍之命。不啻以榮名送將軍於九泉也。此戰也。將軍已破西軍。立馬於一阜上。且下令休軍。忽一飛彈。擊中將軍之首。將軍遂死。臨死。猶曰。戰捷矣。吾今死矣。可無憾矣。即瞑目而逝。

日本國增設大學

譯東京日字報 西九月初八日

日本政府欲增設大學於西京。先以第二高等學校基地。八萬坪給用。該府民又獻一萬八千坪之地。文部省又購一萬八千坪之地。並爲一區。不日將興工營繕。自此東西兩京。各設大學。人才之輩出。可翹足而待矣。

磁石變動與地震相關

譯時事新報 西九月十七日

磁石何以必指北。是爲千古難解之理。至今尙無人能通曉也。夫地球之北極。與磁針所指之北極。自有不同。何則。地球之北極。永久不變。磁針所指之北極。則無日無時不變其位置。而其位置之變。亦隨地有定度。現日本九州四國之間。驗得磁針所指之北極。卽異於地球之北極。其差約三四度。而北海道則自四五度至七八度。故航海圖亦必登載此變異之差也。苟置磁石仔細驗之。必見指北針。遂分逐秒有變動也。英國天文臺。夙究此變異之故。遂知地中電氣之與磁針。必有關繫之理。至磁石之性質。及其原理。則今日猶不能明也。又地中電氣。何由而起。電氣何由能感磁石。亦尙無精確之說。於是磁石學所論之北極。果爲何物。而磁石之與地震。必有關係。疑亦臆說耳。日本近日精究此等學術。而知磁石之變化。實與地震有關。其說曰。磁石之動搖。於分秒之間。有緩有急。苟急之極。則約六時至十二時間。地必有震動。如美濃之震。及其餘地之震。無一不然。此由實驗而得之事。日後益究其蘊奧。則庶幾於地震之災。得以預備矣。

桑皮製棉公司

譯時事新報 西九月十六日

大阪府藤井某。新得桑皮製棉之法。絲質頗有光澤。價亦極廉。而優於外國所造之絲。商人咸謀集資本二十萬圓。興公司製造。又設分司於兵庫岡山和歌山等處。以

就地收料待明春蠶事方畢之時乃開辦也計桑皮百貫目可製棉十八貫百目而所費之費不過十九圓十七錢棉之時價一貫目可得銀一圓五十錢總算桑皮百貫目所得貨為二萬三千九百五十圓則其所益豈不大乎

意國需煤於日本

譯時事新報西九月十五日

日本煤炭之輸出於海外者年有增加率以亞細亞洲各地及北美為銷路頃者意大利商人亦購煤於日本據其言曰向來意國專用英煤然其價約自二十四法郎至二十六法郎較之日煤殆有二倍之差即并運費計之猶有利焉日煤一入歐洲之市場則日後之銷路自當益廣矣

苦利島改新案

譯時事新報西九月十八日

歐洲諸雄國咸以改新苦利之說強逼土耳其政府先以四事逼之曰宜從歐洲諸雄國之意舉奉基督教者為守土官以五年為一任曰該島每歲當循例貢獻於土耳其國王曰宜聘歐洲士官改定憲兵之制曰宜設高等法院於該島獨立司法制度不歸土耳其轄制土王以最後一條頗有關繫殊不肯從近時稍加修正遂勉允焉英報所紀如此

辣篤由武學校教習出身在邊防四十餘年老於營陣才氣勇敢練達戎機惟性情固執臨機決策未有變通野戰非其所長今擬統大軍取道故毡里牙賓夕爾勒尼安進擊畢辣篤未到之先英廷又派游擊沙專失其利牙來亞洲總理軍需察看各邦形勢借馬里倫總督濕並轡同行周覽險隘見華盛頓前紮營處嗟歎不已在金巴倫砲臺一月飭賓夕爾勒尼安總督摩利示督工修葺希柯根利河之路及開通費爾治尼阿運道賓夕爾勒尼安總督覆稱彼邦人心不一餉項難籌乃先派左治哥碌近查探道路即前充道域威示差使者也總理軍需官沙專失其利牙周覽畢乘小舟由威兒忌力畢磴覓經亞力山打赴故毡里牙晤畢辣篤將軍時將軍甫於二月二十日由故毡里牙之堪頓埠登陸即赴喊林示卜與顛屈地籌議軍事聯合劫披兒之軍劫披兒時有大戰船二艘糧船數艘泊於車濕辟有兵千人分為二隊沙必打蝦兒傑與參將敦巴分統大砲軍器均備後失其利厘牙復在故毡里牙招募新兵每隊增至七百人營於亞力山打聽調又囑顛屈地遣忌利示溶化鷄示聯絡車碌基示吉倫罷示南方諸土族出兵協助於是六國皆通聲氣許以四百人至金巴倫砲臺會師畢辣篤又慮糧仗無車馬運送適沙專失其利牙出遊途遇荷蘭人之占藉於步魯列治山脚者二人允為代覓貨車二百輛馱馬一千五百頭於五

五原電 卷之二
月初到金巴倫砲臺候用。總督濕亦備貨車百餘輛。至馬里倫之畢磴覓劫披兒許助大砲四門。攻刀昆利砲臺。以水軍三十名。運砲過山。並派航海人及旗長一名。護送兵士大砲渡河。畢辣篤布署粗定。即赴亞力山打。各軍畢渡。沙專失其利牙所募。故毡里牙邦新兵。亦先後齊到。別有木匠斧兵一隊。遊馬兵六隊。快馬兵一隊。各著戎裝。負戈來會。同赴溫軍示打。獨快馬隊為將軍護衛在後。戈矛嘈雜。聲勢喧。歷時華盛頓家居畢磴。覓隔亞力山打只數里。見兵船糧艘上駛。常乘馬往來游觀。但見旌旆鮮明。行陣整肅。畢辣篤建大將旗鼓號令森嚴。草木山河皆屬歐州聲勢矣。華盛頓親此軍容。感激叱吒。回憶前此所領之羸兵。故卒相去不啻天淵。因慨然曰。大丈夫不乘時立功。光耀一世。安鬱鬱久居此為。慷慨激昂。雄心頓起。即號召昔年豪傑。編為義兵。往投畢辣篤麾下。畢辣篤亦素聞顛屈地述華盛頓前功。稔熟邊事。才畧過人。即令傳命官急頓兒笠別奄。未留華盛頓於帳下。統帶義兵。但無俸祿。資用悉由自備。華盛頓志在立功。亦無難色。所有向日爭論階秩之念。渙然冰消。初入大營。昔年豪俠舊交。急頓奄未及。總傳令官摩利示等。倒屣權迎。推誠相與。結為心腹之交。已而聲譽日彰。將軍亦深相倚重。獎譽前勛。此時總督顛屈地之外。又有麻沙朱舌斯邦總督沙里。紐約副總督地蘭士。馬里倫副總督濕賓。賓夕爾勒尼安副總督

摩利示等。齊集於亞力山打。參議軍事。華盛頓獻策數條。皆中機務。四月十四日。將軍畢辣篤劫披兒及各總督。會議營中。咸以紐約地當中央樞紐。水路可直通法人。根拿他境內。宜以為大營根本。畢辣篤又言。法人現在倭海阿之力加拿。及求龔吾潘刀昆利砲臺二處。應同時並擊。遂派沙里率所部。及沙噉林必罷兒與紐約之兵。為前鋒。參將噉林專臣為後隊。專臣者。挨爾倫人也。於一千七百二十四年。至摩曲埠。為其叔沙必打窩倫經理產業。常與印度人交易。累積巨資。推為印度頭目。頗具權勢。為六國中首領。是日議畢。畢辣篤將軍即赴馬里倫邦之弗列打力當埠。華盛頓見軍器委集。尚未載運過山。念前此僅運砲九門。及隨常什物。亦備極艱難。今大軍過境。而車馬毫無準備。將何以載運過山。因曰。今車馬遲久不至。恐至人馬疲乏。亦不濟事也。時沙專失其利牙軍。已至邊境。進攻金巴倫砲臺。而賓夕爾勒尼安總督所開山路。尚未興工。左治哥祿近甫至營。沙專大怒。不詢其詳。即痛加訶斥。謂倘因賓夕爾勒尼安修路不成。致供給延緩。遲誤師期。使法人得以先入。定當斬此輩不忠之賊。聲色俱厲。承辦各員惶急。急飛書與總督摩利示。促督人夫。摩利示書記官兒列捷。必打示覆云。連日催促人夫。實未遺餘力。總督摩利示亦致書哥祿近。囑其於賓夕爾勒尼安之屋骨地方。招倭海阿土人。前來襄助。並發螺錢為招集之費。

令勿延誤畢辣篤軍事。哥祿近復函言現已募得印度人一隊。卽日起程。復令半王後任示加魯日地及其司管螺錢之白雷公襄助其事矣。摩利示又令哥祿近募獵人一隊。今急頓卽統領前來助工。此輩土人能耐勞苦。急頓卽亦賓夕爾勒尼安有名之士。素爲曠野豪傑。前爲印度人監禁數年。熟悉土人情事。交結此輩。保護其埠。甚有威名。爲印度人所畏。畢辣篤將軍於四月二十日。由亞力山打啟行。華盛頓留後數日。布置各事。五月十日。隨行至馬里倫邦之弗列打力當埠。授爲傳令官。時畢辣篤因故毡里牙承辦軍需大員。供給遲誤。僅到貨車十五乘。馬一百匹。畢辣篤軍乏食。乃令華盛頓赴村鄉搜買牛馬以濟軍。日夕愁嘆。詈罵幸邊漸文佛蘭年因事到弗列打力當埠。其人年約四十九。曾充賓夕爾勒尼安議員。現爲驛務總管議會。知畢辣篤盛怒。陰令佛蘭年探伺。佯爲承辦來往文書。不與軍事者。佛蘭年頗有捷才。畢辣篤一見卽深相引重。並案而食。佛蘭年見軍中乏車。因乘間說將軍曰。惜大軍不在賓夕爾勒尼安。此邦農家皆有車輛。大軍若在此邦登岸。則車馬甚易辦矣。畢辣篤大喜曰。如是。公何不早言耶。卽煩公爲我謀之。佛蘭年欣然允諾。卽權委令承辦四馬貨車一百五十輛。鞍馬馱馬一千五百匹。准五月二十日。齊到噉兒忌力。備用。佛蘭年奉命往蘭劄示打。畢辣篤遂率馬隊將士。赴噉兒忌力。時畢辣篤覓之北

鐵絲數碼。麻繩數十碼。

第一百八十六條 凡駕車者燒煤者。每日未到差之前。先到機器師公事房。或他處應貼告白之所。觀看告白。恐當日行車章程。稍有更改也。

第一百八十七條 凡駕車者駕車。每日有一定時刻。卽機器車拖車。以及快車慢車。均有一定時刻。刊印清單。發給駕車者。藏之身邊。再駕車者。單運機器車出入。須緩緩開行。不得比尋常拖車更快。

第一百八十八條 本公司之車路。高低曲直不等。均已繪圖。懸之機器師房內。駕車者須細閱該圖。愈熟愈妙。

第一百八十九條 凡機器車內。所帶之炸響暗號。須預備充足。隨用隨有。此事歸管車者是問。但炸響暗號。必放在乾燥之處。不可侵潮。尤宜小心者。勿被硬物所擊。以致炸開。

第一百九十條 凡駕車者。未運機器車到棧之前。須先將需用之沙。預備充足。以所用沙者。恐車輪與鐵路磨擦。過滑。反不載沙之箱。以載滿爲止。此沙專爲轉輪而用。非爲停輪而用也。但沙箱必須關密。恐車過分路接構之處。沙漏其中。鐵路有分路由總路至分路。則用活路穿插其間。以機器運動。如來車左往。則將活路移近左邊。分路來車右往。則將活路移近右邊。分路但移動活路。必活路與分路緊

緊相靠車過其上方能平穩設有他物填塞其中則活路與分路依靠不緊故沙箱必須關密不可漏塞其中也

第一百九十一條 凡駕車者均須按定時刻將機器車與客車聯為一串此外如開車停車不論在棧在途悉聽管車者之號令及至尾棧之時應將機器車運停何處須遵該棧棧長指揮

第一百九十二條 凡駕車者開車停車不可過猛開車時必以放氣為號

第一百九十三條 凡駕車者駕車無論在何處路上每點鐘不准過二十五英里每英里合中國里三三三再將到兩公司相連之棧與車將進棧須格外小心以便一見危險暗號即刻停輪

第一百九十四條 凡駕車者駕車將到勃利街車棧名之相連車棧或經過此路尤宜緩行每點鐘不准過十英里

第一百九十五條 大北公司來車將至切痕斯克闊斯車棧名之時駕車者須格外緩行以便易於停車緣此路與大北公司火車相接恐有意外之虞每點鐘不准過五英里

第一百九十六條 大北公司之車由切痕斯克闊斯去者駕車者亦須格外緩行每點鐘不准過五英里

第一百九十七條 大北公司之車由切痕斯克闊斯來往者駕車者亦須格外緩行每點鐘不准過五英里

第一百九十八條 凡火車未由尾棧開行之先駕車者必看明車燈是否妥當機器車拖車之時車前應點何色車燈必須明亮不拖車時車後仍點紅燈

第一百九十九條 凡機器車開時車中何處觀望前途最明駕車者即站立何處燒煤者要聽其指揮再駕車者燒煤者須刻刻留心暗號將到懸掛暗號之處不得分心別事設駕車者萬不得已要修理機器無暇及此即令燒煤者專心觀望若遇大霧天氣或因他故致平時暗號不能如常看清即將車緩行俾未到暗號之前預留停車地步

第二百條 凡平時應有暗號之處若車將到時不見暗號抑或所掛暗號不明駕車者即作為危險暗號并作為危險暗號辦理

第二百零一條 凡機器車只准駕車者燒煤者在其車中他人上車非本公司另給憑單不可有時機器車獨開獨開機器車者或巡查修路工程或察看管車停車者可搭此車亦須給有憑單此外則概不准搭矣萬一遇有要事必須公司中服役人等上此機器車同行不及先領憑單亦可從權辦理先行上車隨後再將

原委情節轉稟機器師

第二百零二條 凡機器上足水汽之時無論何事駕車者燒煤者除在停機器車之所另派一人監管外不得擅離該處再車停車棧之時其機器應如何轉動務須小心留意停車之機器尤宜關緊

第二百零三條 凡機器未上水汽之先須細心觀看關緊汽門并水鍋中應用之水數與不敷再較準機器是否靈動以便開車

第二百零四條 凡駕車者本公司各給一簿每日下班時將當日所見各事一一記明如機器不靈或應用之物不安或沿途暗號所報不實駕車者先將以上情形告知所到之棧之棧長然後詳細登簿以便稟呈總辦

第二百零五條 凡機器車獨開有當開之時亦有應行之路該車不得錯走再修理單車路之時該路他車禁止不行而機器車仍可前進

第二百零六條 凡駕車者駕車每至一棧須小心駕駛俾在應停之處易於停車總以不必停車者相助為妙但駕車者須深知天時如陰晴烟霧之類熟悉地圖各棧各形洞察各路之好醜如路有損壞急并自知所駕之車之長短每串車長短不一或十輛車一串或十餘輛車一串車多則長車少則短既有然後駕車停車方能妥長短則停車之地步不同停之得當搭客上下乃便也

各處代收捐款諸君名氏住所

京城 陳次亮部郎 西珠市口 天津 孫慕韓觀察 寶琦 鐵路公司
李孟符主政 岳瑞 麻線胡同

湖北 王雪澄觀察 東恩 織布局 湖南 鄒沅帆大令 代鈞 礦務總局
葉浩吾茂才 瀚 自強學堂 張伯純大令 通典

江西 鄒殿書部郎 凌瀾 省垣繫馬莊 南京 繆筱珊太史 荃孫 鍾山書院
鄒叔誠孝廉 凌沉 侍其巷 鄭蘇龔司馬 孝脩 洋務局

蘇州 文小坡孝廉 坤 廟堂巷 山東 黃幼達孝廉 遵楷 烟台潮州會館
張遜先大令 祖翼 侍其巷

福建 陳伯潛閣學 寶珠 省垣文儒坊三官堂

諸君惠款請交上開各處代收本館收到再由總理簽名繕據寄繳此外各地再行續佈各處派報處所

京城 西珠市口 簫齋館 天津 開口風神廟內西學官書局 烟台潮州會館
成都南門內文廟後吳氏宗祠 重慶縣廟街同文局 武昌新街官書局

江西 南昌福康輪船公司 漢口 黃陂街乙海春戒烟藥房 宜昌二架牌坊江左漢記分局
沙市七里廟巷江左漢記分局 招商局上海江左漢記 常德南門外乙海春戒烟藥房

南京 江義和錢鋪 淮安城內高公橋劉公館 蘇州胥門內侍其巷張公館
常州龍城書院 無錫售申報處 太倉州復豫錢莊

杭州上佑聖觀巷汪宅 甯波小沙泥街餘岱鹽局 紹興水澄橋墨潤堂書坊

本館告白

福州南街天泉錢莊

廈門史巷廣合和茶棧

廣州老城西門內朝天街中西報館 靖海門鴻安棧

佛山舊檳榔街百元堂

香港上環恒順泰 中環海傍鴻安棧

新加坡鴻發棧

檳榔嶼嶺南棧

日本神戶均同茂泰

本埠石路南懷仁里本報館 三馬路格致書室 望平街 六先書局 棋盤街醉六堂書坊 望平街千頃堂書坊

諸君欲閱本報可向上開各處購買亦可函告本館及各處掛號以便按期寄到此外各處再行續佈

本館價目 凡先行掛號交報費十兩者送報五年 先交報費十元者送報三年 先交報費四元者

送報一年 以上各款本館收到後均有收據為憑外埠即交經理人代發惟 先閱報後交費者每年

四元五角 以上遠近一例惟直隸山東河南四川廣西每冊須加信資洋二分東三省山西陝西貴

州每冊加洋四分甘肅雲南每冊加洋六分 拆購者每本一角五分 所有各地公局各省坐省代

本館派報收費者每收費十元贈銀二元本館專憑報價核算其僻遠處所須加信資送費者其價目

多少聽代派經理人之便 如有信局商店願代本報派送者如派至三十分以上每分每年均作三

元計算先行交費所有信資寄資由代派者自出○再諸君有已定報付費而忽赴他處者可告知經

理人取一憑條即可在他處續取○再各處專寄之報其信費當由閱者自付若嫌信費太巨可函商

本館按月按季寄均可至將自著文稿寄本館其信費亦請自給

又續收助資諸君名氏

以後諸公續助之款請於信內書明姓氏官階以便登諸報末幸甚

王菀生太史助銀三十元

嚴又陵觀察助銀一百元

張奎垣

助銀一百兩

本館告白 本館創辦時務報需款甚巨現已稟道存案凡本館所刊之報及書籍不許他家翻印及改

換面目易名刊刻如有印刻者當即稟官究理特此佈聞○再本館自開辦以來荷各省同志扶掖得

以支持助款源源不絕一俟存款稍裕即當譯印西書推廣譯報以副海內諸君子之望

譯印西文地圖公會告白 本公會購求各種西文精圖在湘省設局詳細繪繪共六百六十餘幅險要扼

塞莫不詳載定價八十一元如購股票者收回紙印費五十元先收二十五元第一次交亞洲北面

圖百幅應續收股洋二十元第二次出內地直省圖二百六十幅再收股洋五元第三次出亞歐美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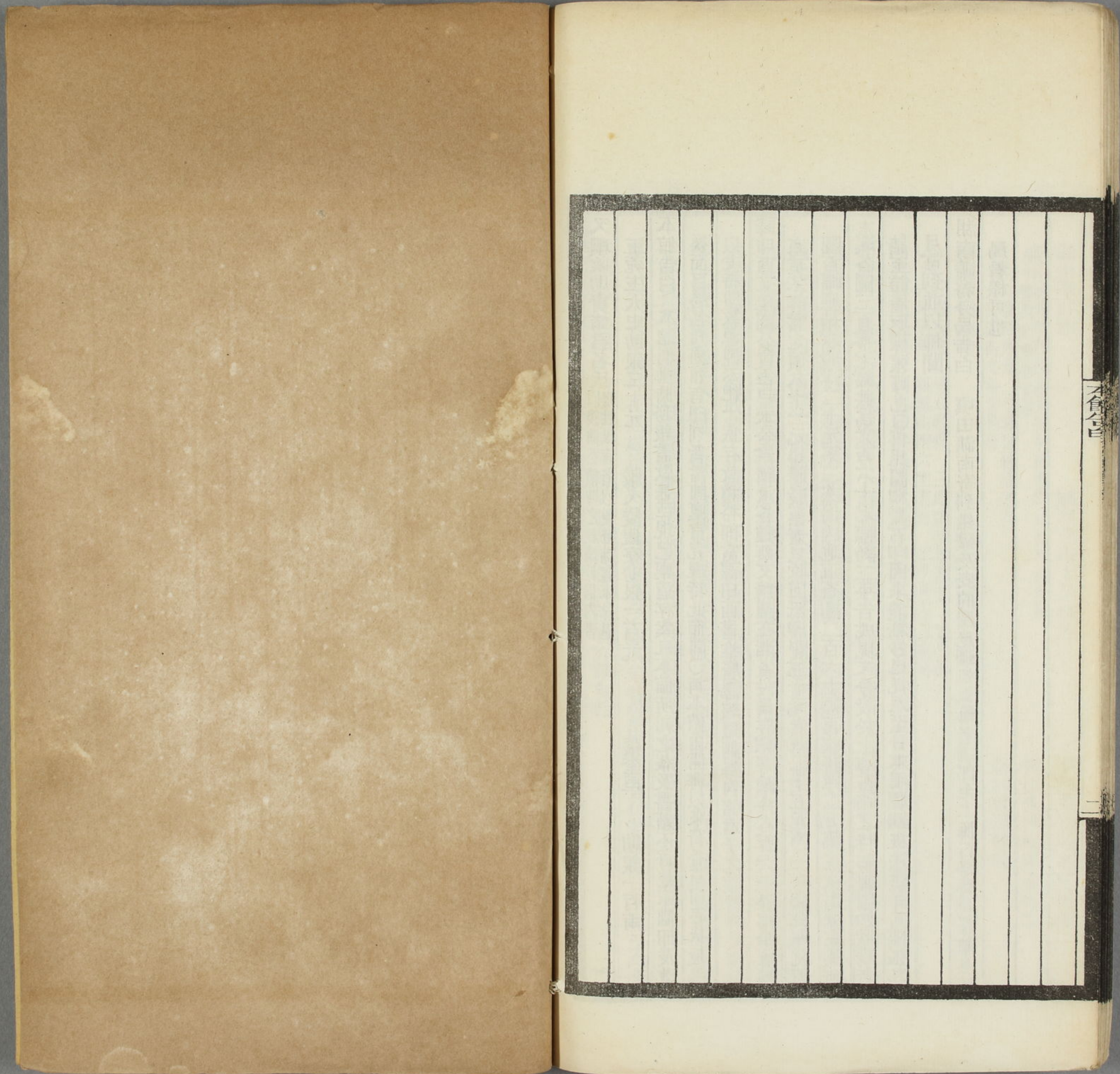
澳各圖二百零七幅共為六百六十七幅約三年告成現又分設於上海石路之時務報館如欲購者

請至館看取樣張可也○再此圖初擬石印因未能精妙已托人至日本用爛銅板法鐫印其樣張九

月可到並以佈聞

湖南礦務分局告白 頃由湖南寄到鉛礦及安的摩尼礦如欲購者請即至上海石路時務報館本分

局看樣可也



本會

會章

